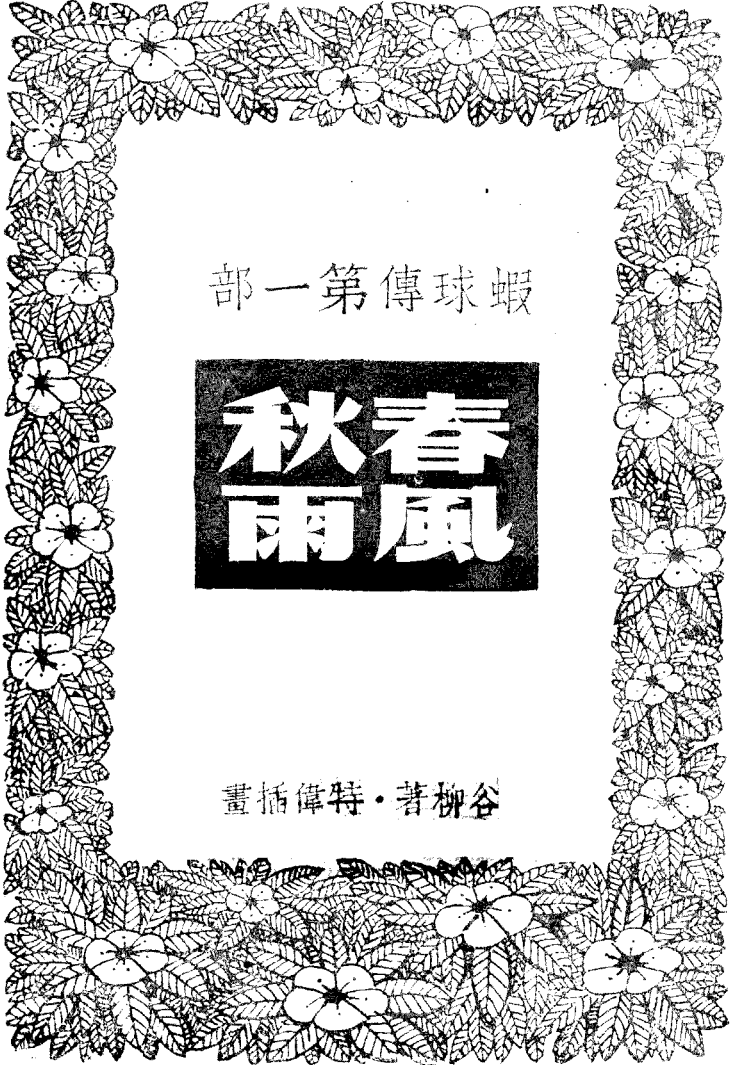


春風秋雨



蝦球傳第一部

**秋風
春雨**

谷柳·著 特偉·插畫

部一第傳球蝦

雨秋風春

一	定	承	印	繪	著
九	價	印	行	圖	者
四		者	者		
八					
年	港	嘉	新	特	谷
二	幣	華	民		
月	一	印	主		
二	元	刷	出		
月	五	有	版		
初	角	限	社		
版		公		偉	柳
版		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7000—100.00

目次

- 一 競爭的失敗者……………(1)
- 二 做了「馬仔」……………(3)
- 三 出海……………(6)
- 四 折了翅膀……………(9)
- 五 今晚那里過夜……………(11)
- 六 鱷魚家庭……………(13)
- 七 把人身作賭注……………(16)
- 八 初戀……………(20)
- 九 火雞遊屯門……………(25)
- 十 身在香港，心在祖國……………(27)

- 十一 羣雄宴……………(30)
- 十二 一樣禮物兩樣心情……………(33)
- 十三 玻璃褲帶第一功……………(35)
- 十四 一帆風順……………(40)
- 十五 各自分飛……………(44)
- 十六 難友的慰藉……………(48)
- 十七 人間「天堂」……………(50)
- 十八 馬路絕技……………(53)
- 十九 跨過獅子山的山腰……………(56)

一 競爭的失敗者

在船塢的附近，蝦球的生意碰到了勁敵，他的果醬麵包和牛油，奶油麵包都很少人過問了。有一担牛油粉担的生意搶過他的前頭。一毫有淨粉，二三四毫有牛腩牛雜粉。不久這牛腩粉担的生意又給一個白粥攤搶去了。白粥半毫起計，油條、牛剛、油香餅、鬆糕也是半毫一件，豬腸粉、白粳糕、豆沙角是一毫起計，工人們有一毫錢就解決早點了。在這種生意競爭的下面，蝦球失敗了，但他不願意他媽媽知道他的慘敗，他想盡了一切的方法，把他的麵包賣出去，他找到往日的熟客，求他們幫忙，次他碰到一兩個較為知己一點的工人，就向他們哀求說：「你們原舊食麵包吧，不然我媽媽就會挨餓了！」那些工人却不高興聽這種哀訴，他們答道：「賣不去，吃麵包當飯餐還不是一樣，你真笨！」後來他碰到了一些身上連半毫錢也沒有的工人，向他們兜賣麵包，他們問：「除不除？出糶時結賬。」蝦球想了一想，答道：「好，好漢一言為定。」這樣一來，他的生意又好起來了，居然賣得一塊不剩，但他回家去却交不出賬來。他自己編了一套鬼話去騙他的媽媽，說什麼一個同行朋友的好媽媽病了，他借了錢給他，講明一星期交還。這樣，他的謊話越扯越荒唐，每天都得另編出一個交不出賬來的原因，而把賬的真實死不吐露。第三天，他媽媽再不受騙了。她狠狠地打了他一頓，他咬齧牙齒忍受。他媽媽有一個老毛病，每一次打他，最初是非常兇狠，但是打了這個慣常直立不抵抗的兒子幾分鐘，自己的手就慢慢軟起來，到了最後，她就丟下手上的木棍，自己哭起來了。蝦球最怕他媽媽這最後的一哭，更怕聽她對她自己身世的哀訴：什麼丈夫在十六年前蝦球沒出世就做豬仔去了金山啦，什麼她的大兒子在十年前，給鄉長「兩丁抽一」抽去當兵啦，還一口咬定他把生意本賭輸精光，害得她有一天要跳海死啦……蝦球聽了這些含淚的哀訴，心裡就非常難過。但

他也有一個怪脾氣：做事多，說話少，甚至受了什麼委屈，也不願意解釋明白。他媽媽也摸慣了他的脾氣，第四天一早，就悄悄地跟在他背後，偵察他的行動，她看見他的生意好得很，一二十個工人先後圍過來吃麵包，工廠的汽笛還沒響，麵包就賣光了，一個個工人拍拍屁股走開，她高高興興走近蝦球，第一句話就說：「蝦球，把錢拿來！」蝦球攤開雙手，露出一副難過的神色說：「媽，沒有錢，今天是四號，他們要十五號才有錢結賬呢。」他媽媽聽了這句話，氣得目瞪口呆，「拍」一聲打了他一巴掌，再一手抓着他的衣領，用勁拖他回家去。

他跟他媽走了十幾步路，突然站定了，用一種哀憐的眼光望了他媽一眼，然後用右手一格，就把他媽攔着衣領的手格開，即刻轉身向相反的方向奔跑。聽他媽的哭叫聲留在遠遠的後邊。

蝦球，這個十六歲的孩子，從今天開始就過他獨立的生活了。這個五色繽紛的世界顯在他的面前，他感到幾分迷惑。當他經過一陣狂奔之後，休息在漆成道的一片草地上，他就想：晚上睡在這裏的石板上，不必出租錢，至於吃飯，等機會吧，我總不信會餓死。他也想到他的媽媽，同樣相信她不會餓死。他以為他走了出來就是對他媽媽的一種幫助，家裏從此少他一個人吃飯了。這樣一想，好像前途頓顯光明似的，他站起來，朝尖沙咀的方向走去。

尖沙咀的九龍倉碼頭，有一艘美國大輪船剛靠岸。接客的人們擠滿了碼頭鐵欄外邊一帶地方，蝦球也湊熱鬧擠進人堆中去。輪船的輪面上站着幾十個華僑乘客，他們有些用望遠鏡向接客的人堆中照望，接客的人有不少手上打開一張白紙，上面寫着碗口大的姓名，不住地向頭上搖幌。當船上的人發覺他自己的姓名就跳躍幾尺高，不住揮動手帕和帽子，跟岸上的親友招呼，蝦球覺得非常有趣。他想，如：船上有一個竟是我的爸爸，他怎能認出我來呢？我又怎能認出他來呢？他好奇地擠出到碼頭邊，對着海上的各輪船發呆，有帶張小艇灣到大輪船的旁邊，船家們豎起高高的竹竿，竿上套着小網，向船上的人客討錢。他覺得這樣掙錢真是容易。

一張小艇靠近他的腳下，有一個人從艇裡跳上來，蝦球高聲喚他：「王狗仔！」這人抬高他的尖下巴，睜開濃眉毛底下的一雙三角眼，他在人叢中找到了蝦球。他問蝦球：「還賣麵包嗎？」蝦球向他開玩笑道：「你不來收規，我也不賣了。」王狗仔釘了他一眼，走近他的身邊時，在他耳邊說：「跟我來！」蝦球跟了他擠出人堆，走到巴士車站的背後，王狗仔站住端相了他一回，然後問他：「你跟誰來？你做誰的馬仔？」蝦球答：「我自己一個人來。」他又再問：「你做誰的馬仔？」蝦球答：「什麼馬仔？我不懂。」王狗仔聽了笑一笑，說：「你這外行，一個人怎能撈得起世界，你就做我的馬仔吧！」王狗仔問他身上可有錢？卅六元，三元六毛，三毫六分都行，蝦球把他的口袋翻轉來，取出了一張半毫的三分六，問王狗仔：「要不要？」王狗仔接過來，然後鄭重對蝦球說：「從今以後，你就算是我的了，有飯大家吃，有難大家當，如若變心，白刀進去，紅刀出來。一言爲定了。」蝦球正不知道怎樣答他才好，王狗仔已從袋裡掏出一張五元鈔票，塞在蝦球的手上，說道：「你拿去吃飯，正午十二點在剛才的碼頭邊等我！我們今晚出海釣魚。」說罷自己就擠進人叢中去了。

二 做了「馬仔」

蝦球手上接了王狗仔的五塊錢，真是又驚又喜，覺得果然天無絕人之路。還能够出海釣魚，這才有趣哩！他不再去關心碼頭接客的熱鬧景象了，他走到九龍倉的背後，走進一間潮州人開的熟食店裡，用手指點着三樣不知菜名的熟食菜，吃了三碗飯，結帳才去了一元〇五分。蝦球在肚子裡打了一個底：菜是每樣二毫，飯是每碗一毫半，下回吃飯就有數了。

蝦球出來半島酒店一帶打轉，時時留心車站鐘樓的大鐘，他一面躊躇，一面懷念他的恩人王狗仔。在好幾個

月以前，王狗仔是他的麵包檔三個收規人中的一個。每一個收規人都代表了看不見而感得到的一種可怕勢力。人們都情願每天讓這些收規人拿去三毫五毫，或一元八角，買來一天的平安。做買賣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有主歸主，無主歸廟」各有依託。在三個收規人當中，蝦球比較喜歡王狗仔，因為他多少還有一點情義，當生意淡冷的一天，他就特別寬容不收了，其他兩個可不行，只有多收，從不減少。自從王狗仔忽然到別地方發財以後，蝦球就時常想起這個寬厚的剝削者，因為新換的收規人比王狗仔變得多了。他又想起「馬仔」這個怪稱呼，到底是什麼東西呢？馬是給人騎的，難道他把我當馬騎嗎？但不管怎樣，吃飽飯再說。他打定主意，就跟王狗仔做一個時期馬仔吧，看他怎樣待我。

大鐘樓的鐘聲敲了十二點，蝦球剛走到郵局的門口，他快步趕到碼頭去。王狗仔在艇上罵他：「我以為你死了？」他跳上小艇去，船家女用手上鉤竿向碼頭一頂，小艇就盪出去了。艇上除了船家佬船家婆和船家女三人外，還有一個用繩索套住了的船家仔，兩三歲模樣，很有趣。王狗仔的臉色很不好看，蝦球只好跟船家仔玩了。

「蝦球！」

蝦球抬起頭來望一眼喚他的王狗仔，他那一雙三角的眼很難看，滿眼紅筋，像是幾夜不曾睡過，又像是喝了燒酒一樣。王狗仔繼續說道：

「蝦球，我們今晚要出鯉魚門去釣魚，你會游水嗎？」

「我會！」

「跳水會不會？頭先下或腳先下都行。」

「我跳得紅磡碼頭一樣高。」

「會不會爬繩上樹？」

「可以爬樹，不會爬繩。」

「從吊繩上爬下來會不會？」

「這個容易！」

他拍一下蝦球的肩膀，叫道：「好傢伙！你够格跟我釣魚了！」

小艇從半沙咀划到灘仔的海面，足足要三個鐘頭，因為在中途王狗仔還做了幾次生意。當小艇劃到漁船碼頭的海面，王狗仔叫艇家婆用鈎竹搭上了一艘小軍艦尾巴的風眼，王狗仔站出艇面來向戰艦上一個水兵用英文叫遠：

：「威士基？威士基？」說罷再伸出三隻手指來，水兵搖搖頭，他又多出兩隻手指，水兵就轉身回去了。王狗仔向艇家女喊道：「亞娣，快把籃仔拿出來！」亞娣從艇旁抽出一枝竹竿，竹竿頂上結有一個小網袋，王狗仔一手掏出了鈔票，一手接過竹竿，就高軍艦伸上去。竹竿剛伸到艦面，那水兵就敏捷地放一包用紙包好的東西在網袋上，王狗仔很快的放下來，背轉身打開紙包瞥了一眼。認明了瓶上沒有開過口，就把一張十元鈔票包好送上去。水兵收了鈔票，他就 equal 手把艇頂開，連聲「星茄！星茄！」就鑽進艇裡來。半點鐘後，他又向一艘法國商船的廚役收買了一大桶吃剩的牛扒，才花了兩塊錢。再後到了一艘美國兵艦旁邊，他用每冊一元的價錢賣出了一打中國零器，看見水兵們擠在一堆欣賞圖畫，蝦球也偷看了一眼畫冊，不禁臉就紅了起來。小艇劃到灘仔碼頭。王狗仔命令蝦球提那桶牛扒，跟着他上岸。他們到了修頓球場對過的小巷裡，有一家熟食檔口出六塊錢全部收買了他的桶牛扒。那兩瓶威士基酒，他交到了春園街轉角的一個小販的家裡，告訴那小販的女人道：「五磅，五叔回來你告訴他，我今晚出海釣魚，天黑以前叫他送三百塊錢到亞娣艇來。」說罷放下酒就走了。蝦球跟在他的後邊，心裏覺得很奇怪，就問王狗仔：「王大哥，釣魚要這樣大的本錢？到菜市去買兩毫錢的鵝腸就行了。」王狗仔笑道：「鵝腸是釣小魚，我們釣大魚。」蝦球道：「赤柱有大沙魚出現，我們是不是釣沙魚？」王狗仔閉了嘴，

不多講了，因此，蝦球依然摸不着頭腦。王狗仔走到一家寓所的樓梯門口，叮囑蝦球道：「你回艇上去，我上三樓尾房六姑處，五叔來找我時你就帶他來，記住門牌！」蝦球默記在心，自己回去了。艇上祇有亞娣一人看守，艇家佬艇家婆都上岸去了。亞娣問他：「王狗仔呢？」蝦球道：「他到六姑那裡去了。亞娣自言自語道：「這像伙一世做女人奴！」蝦球問：「我們今晚出海釣魚是不是？」亞娣道：「你釣過嗎？」蝦球道：「我釣過的，我是用蚯蚓用鵝腸來釣，我們今晚用什麼來釣？」亞娣望了蝦球一眼，然後笑問道：「你叫乜名？」蝦球答：「蝦球」亞娣問：「幾歲？」蝦球答：「十六。」亞娣問：「坐過牢沒有？」蝦球答：「沒有。」亞娣問：「家裡有什麼人？」蝦球答：「一個媽媽。」亞娣想了一想，再問他：「你同王狗仔有親戚嗎？」蝦球搖搖頭。亞娣就對他說：「蝦球，你回家去吧！釣魚很危險！」

三 出海

蝦球告訴亞娣：「我不怕危險。」亞娣望着他笑了一笑就不作聲了。

傍晚時分，當蝦球坐下來跟艇家一齊吃飯時，那時小販五叔走到碼頭邊叫：「亞娣！亞娣！」亞娣對蝦球說：「他就是五叔，你帶他去見王狗仔吧，我留菜給你。」蝦球就走上岸去，引五叔去找王狗仔。五叔見了王狗仔，他們就談起生意經來。有許多暗語蝦球莫明其妙，也不去考究它。六姑是一個中年婦人，她裝扮得很風騷，穿件短到肚臍的淺紅內衣，一條藍短褲，見客人來也不避忌。她眯着眼睛望蝦球，然後對王狗仔說：「你這個乾兒子不錯呀！帶他去釣魚太可惜了，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話沒說完，就給王狗仔噤住了。五叔把鈔票點給王狗仔，自己就走出來。臨行時對王狗仔說：「白蘭地再多也要，紅冰和毡酒少要點，威士忌的價錢還可再高一點，

最近兵房查得嚴，很少貨出。」王狗仔送他出門口，互道「順風」而別。王狗仔回到房裡來時，六姑高舉雙手，吊在他的頸項上，王狗仔將她推開，丟下五十塊錢就走了出來。

到街上，王狗仔問蝦球：「你吃飯了嗎？」蝦球答：「亞娣留菜給我。」王狗仔說：「算了吧！我們喝杯酒去！」他就帶蝦球踏進大三元的卡位去吃飯。

蕭昏二十幾，月亮出得很遲。在艇上，蝦球很快就睡熟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開船。他吃了出世以來最豐盛的一餐晚飯，又喝了一杯雙蒸酒，回來便倒頭睡入夢。他見到了他的媽媽賣麵包，又見到那些欠麵包債的工人還錢給他媽媽。他的媽媽收到錢，就寬恕了他。他高興極了。正在這時候，他給亞娣搖醒了。他問：「什麼事？」亞娣交給他一件背心。叫他馬上穿起來。那件背心前後上下有十幾二十個口袋，夾口用綁帶，而不用鈕扣，他好生奇怪。亞娣說：「快起來！他們在外邊。我們到了滿欄燈塔附近，快天亮了。」球蝦穿好背心起來。亞娣說：「你等下跟王狗仔爬上船去，他收到白蘭地就給你放下背心袋裏吊下來，你一次可以帶兩打，小心點不要滑跌。萬一碰到水師船，你不要慌，不要緊。你出去王狗仔會吩咐你，我給蝦女換了衣服就出來，他晚上尿屎了。」蝦球搖搖擺擺摸出去，一陣冷風撲到他的面孔。天是漆黑的，海也是漆黑的，伸手不見五指。艇家婆在那邊擺舵，艇家佬跟王狗仔在一邊。附近有輪船機輪開動的聲音。王狗仔見蝦球穿好背心出來，就拍拍他的肩頭說：「蝦球我們等下就上船去釣魚，你跟在後邊爬繩梯上去，到上面一切聽我吩咐。聽見槍聲不要害怕，曉得嗎？」蝦球點點頭。冷風吹得他牙齒打戰，再加上心裡恐慌，連尿也急出來了。

機輪聲漸近了。王狗仔手上拿一把點燃的香，不住向左右上下搖擺。一艘輪船的身形已經看見了，從船頭船尾和船桅頂上的燈光，可以猜度這艘輪船的大小。王狗仔問艇家佬：「九叔，你看見電手筒的暗光嗎？我眼瞓，看不清楚。」又回過頭來對蝦球說：「你看船尾！看見電筒亮三下嗎？你看清楚！亮三下就得米（齊即順利）亮

五下就是水緊，（意即有人監視）看清楚點！」蝦球就伸長頸子留心看。亞娣也擠出來，手臂上掛了一網繩，片刻，船尾果然有電筒暗光亮了三下，蝦球緊張起來，叫道：「王王王王大哥！電筒三三三三下！」王狗仔向艇尾叫：「九囉！轉舵！」九叔和亞娣用力划船，向輪船腰部靠過去。近輪船時，九叔丟開划子，拿起竹篙，當小艇靠近船尾時，他就準確地勾住了輪船旁邊的帆眼，亞娣就把一網繩用勁擰上輪船上邊，上邊的人就把繩結牢了。小艇就貼在輪船旁邊，跟輪船緩緩地航行了。船上的人問：「是那個雜種？」下邊的王狗仔，就答：「和記王狗仔，是一番叫我來的！」上邊吊下了一掛繩梯，王狗仔一手拉着蝦球叫道：「蝦球，跟我上來！」他自己就踏上去。蝦球握着繩梯，遲緩不敢上去。亞娣推他：「快點，蝦球！不要怕！」他一邊發抖，一面一步步攀上去。

輪船上早已放好了幾堆東西，王狗仔跨上去時，有一個人對他說：「照收五件。」王狗仔問：「散裝的有沒有的？」那人罵道：「他媽的！把公司貨裝好再說吧！」他們就用繩把五件東西吊下來，下邊九叔亞娣就接着放進艙底裡。蝦球跨上去時，就幫王狗仔細吊東西，不到五分鐘，五件貨都下完了。那人就幫王狗仔蝦球進艙裡去，經過梯口時，有人在那裡站着，那人就對站着的一個人說：「你帶他們去，我看艙面。」他們下去了五分鐘光景，前面的海中心掃過來一道探射燈的白光，看艙面的人就直奔下來，在艇上的九嚮就念「阿尼陀佛！南摩觀世音菩薩保佑！」王狗仔在下邊收買了不少散裝的東西，大半塞給蝦球，自己只帶一些。他突然聽見有人在他的耳邊說「王狗仔，水緊！快走！」他就推了蝦球一下，自己直奔上艙面，跨下吊繩就逃回艇上去，他剛站定，就聽見水師汽艇，「嗷嗷……」的聲響了。蝦球上艙面時因為慌張過度，路又黑，一連跌了幾交，爬起來摸到船欄邊，找到了吊繩，背轉身，預備跨下去。這時王狗仔拿出小刀來割斷了繩，想把小艇頂開，亞娣用吊鈎住輪船的風眼說：「死人！蝦球還沒有下來呀！王狗仔就把她的手一托，接過她的竹篙，不到兩兩風眼，小艇就離開輪船沒在黑暗的海上了。水師汽艇的探射燈，依舊橫射過海面，找尋它的目標。

蝦球跨在吊梯上，心一級一級下來，可是將到海面，一回頭嚇了一跳，他竟看不見小艇蹤影。

四 折了翅膀

蝦球吊在吊梯最後的一級上，經過短時間的驚慌和哭號，他漸漸鎮定下來。浪花衝擊着船舷，反颯在他的臉上。他害怕吊梯會脫落，把他拖下海裡去，就鼓起勇氣，再往上爬。他的特製背心前後袋裡放有兩打重費的洋酒，他沒辦法，脫掉背心，只有淌着冷汗，一級級爬上去。他終於爬上去了，一跨上船，他就給一個人按倒在船面甲板上，那人喝他：「睡倒！死鬼！你不看見探射燈嗎？一兩分鐘後，他就給那人拉起來，叫他跟他跑。他跟那人下了船艙，經過統艙直往船尾跑，到了一個密擠擠的堆滿了衣服毛氈枕頭的小房間，那人指着一個床位對蝦球說道：「你躺在這裏，不要亂跑。等海關查過船後，我再放你出去。你叫什麼名字？」蝦球道：「我叫蝦球。我是王狗仔的馬仔。」那人說道：「王狗仔今天運氣不好，恐怕會過不得關。他太沒良心，丟下你，把你駭壞了，是不是？脫下你的背心，喝杯白蘭地提神吧！」說罷就從蝦球的背心裡抽出一瓶洋酒，搖幾搖，用力一碰，瓶蓋就跳開了。一陣酒香充塞了令人窒息的房間。那人用口盅倒了半盅酒，喝了幾口，就遞給蝦球道：「你的臉色發青，嘴唇發抖，喝這個正好。快喝！酒甚可以醫病的。」蝦球聽那人的話把小半盅酒灌進肚裡去。他問那人道：「大哥，這艘船什麼時候泊尖沙咀碼頭？」那人笑道：「我們不泊碼頭，我們泊昂船洲。你不要害怕，我會叫一雙小艇送你上岸。你要在那裡上岸？」蝦球答：「到紅磡上岸。」這時，他渴望見一見他的媽媽了。那人勸他：「那你不如在荔枝角上岸，搭六號巴士到尖沙咀，再搭五號巴士就快得多了。」蝦球問：「我帶這些酒上去不怕嗎？」那人說：「那我就是打算送給警察了，他們不會多謝你，還把你拉去監監牢呢。」蝦球發急問道：「

那怎樣辦？」那人說：「怎麼辦？你上岸去叫王狗仔來拿吧。」蝦球問那人：「大哥你貴姓？我嗎王狗仔來找你。」那人答：「你說亞佳哥他就曉得，我們是老朋友。」說着說着，蝦球喝下去的酒發作了，他頭昏眼花坐也坐不牢。亞佳丟給他一條毛氈，他就擁着毛氈躺了下來，醉了。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起重機的聲音把他喚醒。他睜開眼睛，房間裡的電燈還在亮着。他的放洋酒的背心已經不見了。他坐得不耐煩，就悄悄地摸上船來，却已經是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碰到一個年輕小工人，問他：「你看見亞佳哥嗎？」那小工指着海上一隻小艇說：「你看！他坐艇上岸去了。」這一下蝦球大吃一驚，不知如何是好。

幸虧蝦球人急智生，他一把拉着那小工，塞一塊錢在他的手上，央求他：「老友，送你一塊錢飲茶，你同我叫一隻小艇，我也要上岸去。」那小工望他一眼，回頭說：「你跟我來！」蝦球跟那小工走到扶梯口，小工用去招一招手，兩隻小艇就爭着來搶生意，講好一塊錢深水埗，蝦球就下了小艇，一路划上岸去。他回轉身來認明這艘輪船的面色、樣式和烟囪的標誌，默記在心上。到了深水埗，趕搭二號巴士到尖沙咀，再轉五號巴士到紅磡。

蝦球抱着一種抱愧的心情回到舊居，他急急地看到他媽媽。他實在很愛她，經過這兩天一夜的隔別，在他好像是離開家幾個月那麼長久。他決心要在媽媽面前認錯了。他想：無論媽媽怎樣強硬，總能原諒他的吧？當他上樓時，他媽媽正在冷巷搖紗，她一面搖紗，一面也想念他的兒子。她自己自小就在挨打中長大的，她就用同樣的力法管教她的兒子，巴望他也能在她的鞭撻中長成，所以即使在打兒子時自己一滴滴眼淚，還是非打不可，即使罵時心裡並不是懷着仇恨，還是非咒罵不可；貧窮壓榨得她的感情日漸粗糙，她忘記了在蝦球身上的有創傷的皮膚裡還包裹着一顆溫厚善良的心。當她一眼看見蝦球走進來站在她的面前喚一聲「媽」時，她只放下手搖紗站起來，用習慣常嚴厲的口氣罵道：「你長了翅膀了！你會飛了！怎麼又爬回家來？好漢不吃回頭草，你還回頭草

回來？走呀！怎麼又不走了？」蝦球冷不防這一串咒罵罵得眼前一陣昏黑，心房的血液往腦上衝。在這至親的媽面前，要不是讓她打一頓給她發洩心頭的悲憤，就要打她一拳來回報她給予他心靈上的創傷，他不知道該怎麼辦。當他媽媽再罵的時候，他就回轉身衝下樓梯，奔到馬路上去，眼眶裡含着眼淚，在心裡發誓永遠也不再回家來了。他永遠也不願接受這種艱難在打罵中間的母愛了。

他必着肚餓，到纔仔去找王狗仔的相好六姑。六姑正在房間吃晚飯，蝦球一進去她就用一副笑臉歡迎他，問他吃飯沒有，蝦球搖搖頭，六姑就去拿碗筷來。蝦球一邊吃飯，一邊把釣魚的經過告訴六姑，這女人一直笑着聽他，一點也不覺得驚奇。末了她才說道：「我早說王狗仔不該帶你去吃這樣的風浪呀。現在別管他了，蝦球，別發愁，人不是容易餓死的」。這又出乎蝦球意外，不知道她和王狗仔爲什麼會有不同的看法。

五 今晚那裡過夜？

蝦球想了想，對六姑說：「船上那個佳哥扣下我的兩打白蘭地，他叫要主船仔去才給拿回來，這事怎麼辦？」六姑回說：「這件事容易，萬一王狗仔出了事，亞娣的艇是不會進牢的，你坐電車到筲箕灣去看一看，到天后廟邊去問問那個賣魚腸粉的人，他會告訴你找到亞娣艇，你找到亞娣，就歸她的艇上灣仔來，再去請五叔一道去交涉，亞佳不會不還給你的，他們長年交易，騙你的兩打酒有什麼好處呀。」蝦球道：「我不如現在就去找五叔？」六姑道：「這也好，今晚你先通知五叔，明天再去找亞娣。」蝦球就走出房門口，六姑替他開樓門，在門口拍拍他的肩膀問他：「你今晚在那裡過夜？」蝦球給這一問問啞了，他沒有想到他今夜睡在那裡。他一逕下樓，沒有回答六姑這句話。他摸上小販五叔的家裡，五叔問明情由，一開門就把他抓進房間裡去，手脚上下在蝦球

的身上亂打亂踢一通，使蝦球不易招架。五疇一邊打他一邊咒罵王狗仔，說他沒有良心，當初跟五叔大家發過誓，無論那個失手被擒，都不要連累朋友。誰料王狗仔出海失手，又帶警察到五叔家裡搜出還沒出手的貨物，連五叔都給抓去了。五疇把蝦球看成王狗仔的同黨，打他一頓洩憤。蝦球有理無處伸說，只好一面抵抗，一面開門走出來。他撫摸一下挨打的臉，理理他的頭髮，就一步步的走向修球場。

這裡是一個奇異的世界：在這裡活躍的人是兒童、少年、壯丁、少女、少婦……難得看見一個老人。在這裡，饑餓的魔鬼跟隨著每一個人，追逐着人堆中的失敗者；人人都用焦燥的眼睛互相期望着，寫何着。藥販夫婦，演化裝戲唱曲敲鑼來招引觀眾；而扒手們就在觀眾的週圍浪蕩，警察又出巡在扒手們的身邊，私娼們又用淺薄的眼睛釘着警察採步行的方向；一些在店裡受了整天工作重壓的工人店員，又到這裡來尋找暫時麻醉的機會……蝦球在這裡一帶繞了十幾轉，他不會發現任何一種適合他生存的方式。他走出吉士打道海邊去，他在轉角處碰見盛裝的六姑站在駁船邊，六姑一手拉住他，央他幫幫忙，教他一句說仔通行英語，叫他到海邊去跟那個半醉的水兵說：「帶去格爾，溫那，端蒂夫夫打拉！奧茄？」任何一個水兵都能意會，這意思就等於：「漂亮姑娘，一晚，二十五塊錢，要不要？」蝦球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他聽了一下，終於拒絕了六姑給他的一塊錢，繼續走他自己的路。可是，一句話記起來了，今晚睡在那裡？

蝦球走到海邊碼頭，給一陣海風吹醒了頭腦。他想起要到管箕灣去找亞娣，即刻轉身去搭電車，車到終站，他跳下來就往海邊走。他經過一條像內地縣城一個式樣的小街，兩旁有矮矮的店鋪，燈光通明，招引不少艇上的顧客。蝦球留心辨認，沒有一個是他所要找的人。這大海邊，向艇家問了十幾個人，也找不出亞娣來。他走到小等盡頭的古廟旁邊，也不見有什麼賣魚鴨粉的人，最後他問到最後的一隻艇家，那八向艇後大喊：「亞娣！有人找你。一可是走出艇頭來的亞娣却不是他所要找的那個亞娣。他失望極了，他鬆懈極了。他進廟裡去，想着

看有沒有地方可以過一夜，在裡面四處張望，終於給廟祝公釋了出來，廟祝公在後邊罵他道：「想發財就到番攤賭去，你摸錯門口了。」蝦球也懶得去跟他爭吵，他走出來站在岸邊，望着九龍半島那邊的燈火，想起他的獻酷的媽媽，又想想自己的一連串的失意事，他痴恨極了，但沒有地方發洩他的憤怒。他一眼看見左邊海岸上有一間像是看更房似的小房間，裡面堆着幾大捆草料，沒有人看守，他就悄悄地走進去，輪倒在草堆上，順手拉一團草堆蓋在自己的身上，當作取暖的毛氈。他聽見海水擊打岸邊的聲音，聽見呼呼的風聲，他閉上眼睛想想他今天自早到晚的遭遇、傷心、怨恨、失望、憤激種種情緒揉成一團，終於他自己在黑暗中睡了。他想起了妓女六姑的一句話：「別發愁，人是不容易餓死的。」他覺得很有道理。他已安慰自己一番，不多久就沉入睡鄉了。

第二天一早醒來，蝦球嗅到了一股難聞的糞臭，原來這是一個臨時堆糞待運的地方，他跳起來走出去，還聞到臭味，再看看自己的衣服，竟也給蒸沾污了。這時晨光照耀，海水閃着誘人人浴的光芒，蝦球決心洗一個澡，順便也洗滌自己的污衣服，馬上就脫光了身，跳下海裡去。游了幾轉，就回頭洗他的衣服，洗完涼在岸邊的石板上，又游出去。清澈的海水，可以讓在岸上的人玲瓏地看見一個潛水游泳的人。

亞娣一早聽見說昨夜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找她，她疑心也許會是蝦球，這兩天她實在惦记着他。她街頭巷角去找他，果然給她找到了。她在岸上貪婪地欣賞他的發育得很結實的身體和矯捷的手，他潛下去在水裏打圓圈又翻上來，當他游泳時，亞娣紅着臉側了頭不看他，直到她給蝦球看見亞娣歡呼：「亞娣！」才回過頭來了。

六 鱷魚家庭

西梯寧着對蝦球說道：「蝦球，你是不是從沙魚肚子裏鑽出來？」蝦球游近岸邊來，飽飽地看了西梯一眼，

他十分高興看見亞娣這付笑容。他回答道：「前天晚上，我差點掉下海裡去了！」亞娣道：「可不是，我要換你，但王狗仔却一心想自己逃命，他多忍心，結果還是逃不了，真是天公有眼。」蝦球問：「你們沒有上警署去嗎？」亞娣道：「怎麼沒去，但不要緊，將來審案時去做做證人就完事了。他請我的艇裝東西，我管得他裝的是什麼鬼東西。」蝦球道：「抓去了王狗仔，我的馬仔就做不下去了。你的艇上請散工嗎？」我幫你打雜好不好？」亞娣笑着搖搖頭道：「我們艇上沒有這個規矩，我們請不起岸上的人，岸上的人也瞧不起我們。」蝦球道：「我瞧得起你就成了。」亞娣道：「我作不得主，你問我爸爸吧。你來找我幹什麼？」蝦球這才想起自個地酒的事來，就一五一十地把原委告訴亞娣聽。亞娣想了一想，回答他：「你快起來，我們的艇給人請去油麻地避風塘裝米，也許我們有時間到昂船洲去看看。」蝦球道：「你替我摸摸我的衣服乾了沒有？」亞娣俯身摸了一下他的衣服，抬頭說道：「你在水上多玩半點鐘就乾了，我的艇靠在大樹腳邊，你快點來！」說罷就走回去，還回頭來向蝦球裝個怪臉。

亞娣回到大樹腳下，把情形告訴她的父母親九叔九嬸，九叔道：「我們到油麻地避風塘裝米，正用得着數工，你叫蝦球落艇來吧。回頭順便走上昂珍茶樓看看那個鱸魚頭飲完茶沒有？你告訴他我們即刻開身。」亞娣很高興她爸爸答允蝦球下艇，即刻飛跑去告訴蝦球，見他剛穿好那件溼衣服，就把請他下艇幫幫忙事講明白了，蝦球好不歡喜。他跟亞娣走上昂珍茶樓，去找那個鱸魚頭。事先亞娣跟蝦球講明白這個傢伙就是請她的大老板，訂雄勢厚，潮氣得很，但大人在背後都喚他做鱸魚頭。蝦球問亞娣：「爲什麼不叫沙魚頭或鹹魚頭叫鱸魚頭呢？」亞娣道：「誰曉得，你有眼量親自問問他吧。」說着他們已經到了那個鱸魚頭的面前，蝦球一看，那人相貌堂堂，裝扮得跟香港最有體面的西裝紳士一個模樣，四十歲左右，有一雙機警的眼睛，一隻發紅的高鼻子。亞娣講明了即刻就叫艇上鱸魚頭點點鼻子道：「大姑娘，忙什麼？坐下吃個大飽吧！——還是你的弟弟？」亞娣笑笑

不否認。鱷魚頭又道：「長得跟他姐姐一樣健康呢！念過幾年書？」蝦球答道：「念過三年書。先生有什麼照顧？我跟你做工好不好？」鱷魚頭道：「你姐姐肯不肯呢？」亞妮道：「我肯。」

鱷魚頭沉思了片刻，又打量蝦球一眼，就說道：「好吧，」我家裡還需要一個人跟我送信傳話，你就跟我做幾天事吧。亞妮，你回去把艇開出，我們回頭到油麻地養生米店再見。」亞妮聽說鱷魚頭公館裡有不少「鼠」回來東西，她想到蝦球能進去也很好，她可以籠絡他又「鼠」一點東西出來送給她。他們三人偷嘗了一頓點心，就結帳下樓，分別趕路。

鱷魚頭的家是在尖沙咀的住宅區，佔着一間很寬敞的洋房的二樓全層。一廳三房，設備精緻，沒有受到戰爭時日敵的損害，這完全得靠鱷魚頭居住看守之功。所以業主在戰後回來，看見杯碟俱全，家具無恙，十分歡喜，就讓鱷魚頭一直住下去。業主把這座洋房的樓下和三四樓租給了一些上等家庭，他們服飾講究，出入汽車，這使得夾在他們中間素來不大講究服飾的鱷魚頭，不得不力爭上游，弄得衣履整潔，髮光可鑒。他的那位不明來歷的嬌嫩小老婆和兩個順德婆媽，更是金玉手飾，出入靚眼。有一點不相稱的就是：除了少數幾個來訪的貴客外，更多的訪客都是一些衣冠不整，牛鬼蛇神之輩。王狗仔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也算是鱷魚頭的一個得力幹部。這次橫欄燈塔外面的失手，也算得是鱷魚頭一次小小的損失。

他的大客廳大得可以擺五桌酒席，現在擺滿了大小沙發，數目超過業主的所有。牆內放着兩具大型的長短波收音機，對角的牆上有電話。頭房是客房，中間房是鱷魚頭太太的寢室，隔壁是餵動物的儲藏室，再過去就是浴室和工人室。全屋主僕一男三女，男主人鱷魚頭有時三兩夜不回來，他的叫蝦球來打雜，看看門口，也有他的道理。他在油麻地開有一家養生米店，門市生意不大好，但却賺了很多錢。鱷魚頭一跨帶蝦球過海來，審問前晚王狗仔失事的經過，蝦球照實說明，連亞佳收去了白蘭地酒的事也對他說了。鱷魚頭一至養生米店，就打一

個電話給鴻昌行船館的主事何老四說：「你叫人通知夏灣納船上的亞佳，叫他快把兩打白蘭地送我家裡來！豈有此理，他想起我的尾注！」蝦球跟鱷魚頭走進米倉去，那裡一袋袋的米堆得山一樣高。蝦球伸伸舌頭，心想要吃好久才吃得完啊。

蝦球跟鱷魚頭坐「的士」回到鱷魚頭的公館來，他幾乎緊張慌亂得把臨門的年輕婆媽叫做「少奶」。當真正少奶穿一件粉色的睡衣走出客廳時，蝦球又變成啞巴似的不會說話了。

七 把人身當賭注

鱷魚頭對蝦球道：「往後家裡的事，你就聽少奶吩咐。」轉頭又對她太太道：「他叫做蝦球，原來是王狗仔新收的馬仔，人很精靈，我帶他回來使喚，以後專專賣洗熨，亞笑買菜煮飯，蝦球就管雜務。」他說話時，少奶就用她的眼光打量蝦球。她覺得他顴骨開展，眉目清秀，可惜面上少點血色，身體倒還長得結實。少奶最後看到了他脚上那雙破膠鞋，就笑對鱷魚頭說道：「你的主意很好。家裡人少，有時飯譜很可怕。你一出門就像個沒尾飛鉞，有時敲羅也找不到你。」又側過頭來對蝦球說道：「蝦球，你等下出去剪髮，買兩套衣服，一雙皮鞋，再回頭來洗一個澡。我叫亞喜給錢你。」鱷魚頭就大聲叫：「亞喜……」亞喜應聲而出，她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婆媽，背後拖着一條長辮子，面目蒼白，不施脂粉。她是少奶的心胸儲人，兼掌家用雜支財政。鱷魚頭對她說：「你給蝦球五十塊錢出去買衣服。他以後在家裡打理雜務，洗熨以外的事情你教他做。」亞喜微笑應是。她望了蝦球一眼，然後對他道：「蝦球，你來拿錢。」說罷就轉身進去，蝦球跟了她進去。

鱷魚頭這時打了一個呵欠，少奶斜了他一眼，問他：「昨晚到那裡去亂攪？」鱷魚頭應道：「還有心情在

，險些給王狗仔壓死了。」少奶問：「是不是澳洲的火鷄飛走了？你生日的菜單，我已列上火鷄一味了。」鯉魚頭道：「澳洲火鷄二百幾隻，在船上帶糧祇好，飛不掉了。」王狗仔在鯉魚門外失手被擒，損失不少洋酒，王狗仔真沒有膠骨，他竟帶警察去捉了陳老五，昨晚到五蟠處安慰她一番，送她三百元才把她勸服。」少奶道：「老五會不會招供出我們來呢？」鯉魚頭：「你放心，他的老婆兒女還來吃飯呀。」停了半晌，少奶問：「洪哥，我們什麼時候才收手不幹？」鯉魚頭靠在沙發上，從他那紅鼻子的鼻孔中噴出一口香烟，然後闔上眼睛，想他的主意。少奶又追問他：「洪哥，我們不如早點洗手上岸吧！」鯉魚頭丟掉香烟，站起來，插兩手在褲袋里，來回走着，忽然走過來直站在少奶的面前道：「洗手上岸？好！等我把那四百桶汽油和三千九百袋米弄到手，我們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少奶聽了這話高興極了，她聽說一大桶汽油是五百加倫，四百桶，該好多錢啊！想到那筆錢，即刻站起來，伏在他的胸前道：「到那時候，我們初一，五就食齋念經，求菩薩保佑；我們還可以捐點錢出來做做好事，修修陰德，你說好不好？」鯉魚頭道：「我們何必食齋念經？馬專員說得好：我們算得什麼，比起那些竊國大盜來，我們不過是小偷吧了。」說曹操，曹操到，馬專員坐的汽車在下面响了一響……嗚哪！」的暗號。

馬專員有好多職銜，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官職還不是「專員」，奇怪的是這里的人還於什麼接收專員之名，偏愛用「專員」來稱呼他，他也懶得去更正。他跨出了汽車門，習慣地摸摸他的大肚皮，抽抽他的西裝褲。陽光照射着他的眼鏡閃閃亮，他的臉頰上的厚肉鼓脹得幾乎要爆裂開來。鯉魚頭迎上去問候道：「馬專員，你早！」馬專員第一句話就問：「太太起床沒有？昨晚虧得她在金殿教我跳舞，沒有出醜。她說我的舞術怎樣？可否進步？」鯉魚頭隨口應道：「她說馬專員跳得不錯呢？」馬專員一邊走上石級，一邊說道：「哈哈！她過獎了！隨老學吹笛，太遲了，太遲了！」鯉魚頭道：「那里話，那里話。」馬專員道：「老洪，昨晚你怎麼不來？你是不是不高

與太太出來跳舞？」鱷魚頭連忙笑道：「現在是女權至上時代呀，我要管東也管東不了呀！」兩人就哈哈大笑起來。走到門口，馬專員道：「你聽說嗎？有一個舞廳老板討了一個舞女做太太，從此就禁止他的太太上舞場。結果怎樣呢？這個封建丈夫終於跟他的跳舞太太分裂了。我說，今天是原子時代，原子核也會分裂，霧水夫妻還不是照樣分裂，你說對不對？」鱷魚頭覺得他這話里有刺，就答道：「專員的話不錯。今天什麼都分裂；有時侯腦袋也會跟頸子分裂。」馬專員抬頭望了他一眼、心想：「你這流氓！你的太太還不是從日本鬼手上接收過來的？何必這樣認真？」走進客廳，洪少奶已換了一件湖水色旗袍站在那里笑臉相迎了。馬專員坐下來捧着他的肚子，笑着對洪少奶道：「我已經買到一種美國的瘦餅了。醫生說這種瘦餅比戰前的德國好，只是假話。你說的那種日本貨我找不到。」鱷魚頭摸不着頭腦。他女人要他吃瘦餅幹什麼？馬專員又說道：「十個女人有九個主張我減少腹部的脂肪，我也覺得，大肚子跳起舞來不很方便，別的倒沒什麼。哈哈！」洪少奶不厭意信胡說八道，問他：「馬專員一早光臨，有什麼好消息帶來吧？」馬專員道：「我預備到香港去遊朋友，順便來問問洪老哥，跟四大家的聯絡工作做好了沒有？如果還沒有，我們的汽油生意不妨慢一點進行，儘量是鎖在倉庫里，不發發霉的。」洪少奶問：「那裡的四大寇呀？」馬專員道：「你以為是香港尖沙咀的四大寇嗎？那些都是洪洪的徒弟，指揮他們就得了，用不着聯絡。」洪少奶道：「唉呀，馬專員，你說話真不爽快！」馬專員道：「你們女人有所不知，我是說內地的四大寇呀！那就是——軍官總，國大代，中央訓，青年從。不跟這四大寇取得聯絡，你一定寸步難行！」洪少奶對於這話的說明，還是莫明其妙。她掠一眼鱷魚頭的酸澀臉色，就不再問下去了。

鱷魚頭在佈置他自己的交通路線，已經有不少時候了，還沒有十分成熟。他堅持不相信那些有特殊勢力的運輸行，他很清楚地知道：包彈是他們，告密他們有份，檢查他們有份，沒收他們有份，拍賣和收買也有他們的份，這樣一攪，就弄得路人皆知，使得他的這種來路不明的貨物暴露在人人的面前，對他是非常不利的。雖然照

規矩運輸行可以簽回價的保單交給付貨人，保證萬一損失的補償，但還只能適用於普通走私逃稅的商人，不能適用於鱷魚頭。他在馬專員的面前不能自示無能，所以就發揮他的意見道：「我們自己的交通線，很快就可以弄妥當了。我在深圳調查過，軍官總是一群烏合之衆，他們各自爲政，不能團結，所以吃了憲兵和關員的虧不少。但力量是不能輕視他們的，他們有經驗有胆識，少數還有武器，我已跟他們聯絡好了。至於青年從大部調往台灣，剩在後方和編進學校去的，他們另有任務，管不了廣九路的事。說到中央訓跟國大代，那專員你給我開玩笑，我跟他們聯絡有什麼用呢？你自己出馬不是事半功倍嗎？你自己這二十年來就受了十二次訓，普天之下都是專員你的同學，朝上的人你去找，地下的好漢我來羅致，我這個意思對不對？」馬專員聽了鱷魚頭這番話，覺得言之成理，無懈可擊，就點頭道：「我整天半島酒店啓德機場到處跑，做的也就是聯絡的工作呀。就照你的話分工合作進行吧。」說罷他想了想，偷偷掠一眼洪少奶，然後微笑說道：「關於聯絡上層的工作，我想請洪太太助我一臂之力，洪太太肯不肯？」鱷魚頭笑道：「女人家懂得什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馬專員道：「洪老哥，這個你又看錯了。實際聯絡，非有女人不行。兩個女人勉強可以跳交際舞，兩個男人就不行呀！」鱷魚頭也看出這個老傢伙到處想揩油，不但要揩公家汽油的油，也想揩朋友太太的油，他真想當堂打他一個耳光，但他轉想，跟那些堆積如山的汽油和米比起來，灑把兩個女人的賄賂算得什麼呢？他就向馬專員笑道：「如有用得着內人之處，就全聽專員調動好了。」一說時掠了少奶一眼。洪少奶是風塵中的明白人，她知道這兩個男人不過是拿她來當馬騎。去賭他們的運氣，她呢，既然居了這樣的位置，也甘願把自己當賭注押上去，不管誰賭贏，總有她的好處。主意既定，就假意謙辭道：「唉呀，我懂得什麼交際呢？不要拉我出去出醜吧！」馬專員聽了她的嬌滴滴的聲音，又釘看着她那一雙含笑的媚眼，那顰角邊的機智的微笑，那潔白圓潤的長手臂，再看到她那豐滿的胸部，就不禁有點飄飄然了。

八 初 戀

鱷魚頭含了一根香烟，故意跑進去找亞喜要火柴。這一下馬專員就認為這是談兩句私話的機會。

馬專員等鱷魚頭進去後，小聲問少奶：「昨晚你回來這樁夜，他高不高興？」少奶半晌不回答，靜默了一阵，聽不見鱷魚頭的脚步聲，她才答道：「他今天早上才回來。」這句話在馬專員聽來是滿肚子的密圈；心裡暗自高興。他想到少奶說兩句密話的、溫柔的、也帶點惋惜的安慰話，用來表示他的殷勤，一想，啊，有了！他就這樣對少奶說道：「一樹梨花壓海棠，真不知道虛度了多少春光！」少奶低頭不語，馬專員對於少奶的含羞不答，又在肚子裡加了幾圈密圈。他看了看手錶，打算要到飛機場去了，就站起來，悄悄對少奶道：「今晚到大酒店去餐舞，我來領你。」然後向裡面大聲叫道：「喂，老洪，你怎麼放客人坐冷板凳？我要到啓德機場送朋友去了。」鱷魚頭在裡面正跟蝦球說話，他說：「你到養生米店去等亞姊，見到她就交三十塊錢給她做伙食，對她說，把艇灣在油麻地碼頭側邊，不要離開，聽候隨時要艇。還有，把這張紙條交給米店楊司理，你對他說，洪哥生日請客已決定加一吐火燭，他就明白了。叫他令大把請帖遞出去。記得嗎？」蝦球答道：「我記得。」鱷魚頭就走出來送客。亞喜跟蝦球很談得來，蝦球出門時亞喜問道：「要不要留飯牽給你？」蝦球道：「不要留了，我會到榕樹頭去吃經濟飯。」當他走下石級時，亞喜又叮囑他：「小心汽車啊！」蝦球走下馬路，迎面碰見輪船上的亞仔哥，他坐三輪車來看洪哥，特自把那二十一瓶白蘭地送過來。蝦球笑對亞仔哥道：「你來的剛好，聽說洪哥後天過生日，請五桌人客，你也來喝一杯嗎？」亞仔道：「過兩天，我到西貢了。你替我多喝一杯吧，可不要一醉就知道醒來。」蝦球道：「上過一次當，學乖了。你自己把酒送上去吧，我買東西去。」他走到佐敦道，賣衣物地

攤的早市已經收市了，他折入吳松街，一路打聽布衣服的價錢。不多久就走到榕樹頭，這縱橫面積不到二十方丈的地方，包含著幾乎除了棺材以外就無所不容的各種營業，裡面有成衣店、海味店、鑲牙店、藥店、書店、咖啡店、算命攤、熟食攤、補衣攤、白粥攤、生果攤，此外還有一張空氣緊張的牌九賭檯和一張色子賭檯，蝦球在這裏得到了好奇心的滿足，他買了衣服鞋襪，還剩下三塊多錢，他徘徊在色子賭檯的旁邊，終於把這三塊錢放在「大」的方格上去，黑木蓋子打開來，玻璃蓋里的三粒色子都為「六」。一共是十八點，不能比這個數目更大了，可是就因為是難得的「最大十八點」，裏的反是莊家而不是蝦球。他第一次遇到了這種不合理的詐騙，原來莊家規定：三點雖是最小，却不屬「小」的範圍，十八點最大，也不屬「大」的範圍。蝦球手上捏着自己僅有的幾多錢，決不再賭一注還是去頑癮好。

賭檯密擠地圍着一堆賭客，其中女賭客竟佔了一半以上，賭得又最兇。蝦球察覺她們下注，驚奇她們大胆而奇妙的連環戰術。一個濼家女買「小」三十元，同時又買獨贏「九點」十元。四至九點屬「小」，十至十七點屬「大」，買一賠一；獨贏任何一點則買一賠八。那個搖色子盅的賭檯是一個二十歲上下的總髮女郎，一絲搖盅，一邊跟左右的男伴打情罵俏，嬌聲怪氣，十分妖媚。蝦球眼不轉瞬地望著她，她搖了幾下色子盅，一放下，用她的手在黑木盅蓋上輕輕拍兩下，然後看一眼檯面上的賭注。半晌，她叫一聲「鐵手！」即把黑木盅蓋拍開，跟旁就嬌聲唱道：「二三四……九點小！」那個濼家女高興得發呆了。她一共贏了一百一十元，收到錢，就擠出去不賭了。有一個買「大」的賭婦，即刻脫下了一個金戒指押了六十元作賭本。蝦球自己只有一元零四毫，他悄悄地把一元在「大」上，開盅是「兩個一加五……七點小！」他輸了；最後他把僅剩的四毫放在「十二點」的欄上，希望撈回三塊二毫拿去剪髮，那賭檯掌櫃的「荷厘」檢起蝦球的角票，照他的臉擲過來，罵道：「拿回去買涼茶！一元以下不受！」蝦球氣極了，他也不檢回那四毫錢，他狠狠地朝那人的臉上唾一口痰，拔腳就逃走出來。

，他跑了幾十步路，看見沒有人追他，他就大搖大擺走回養生米店。

楊司理拔過蝦球給他的紙條，看後他就寫下一張字條回復鱷魚頭：「進萬頃沙泰生東莞粘一百八十担，五寸。燂雷扒中人云，大鏗關不易過，此次被迫十餘里，幸加開預備電機開足馬力逃脫。火鷄已叫盤王七去提貨，但須有人在屯門接應。避風塘米日出貨十包左右，不需再催艇，亞娣艇到餐俾蟹王七騎去青山灣。日來風聲頗緊，諸事小心。閩後付內丁。又，存倉米已分別運交各熟客矣，希釋念。」蝦球收下回條，即進米庫去換過了新衣服，鞋袜，煥然一新。出來即見到亞娣的父親九叔，他交了三十元給他，問明他的泊艇地點，即跑去見亞娣。亞娣見蝦球衣履清潔，十分高興。蝦球對亞娣道：「我要去剪髮，但錢已用光了，你有錢嗎？借給我三元，我放這包衣服在你艇上作按。」亞娣聽見笑了起來，雙手握着他的臂膀，拉他坐下來，用她那雙聰明的大眼睛端睨了他好一回，才說道：「我亞娣上岸買菜去了，我只有一塊錢，給你吧，誰要你的臭衣服作按？」說罷就翻起她的衣襟，露出她腹部的白肌肉，從內衣小口袋里掏出一塊錢來，他沒有即刻放下她的衣裳，當她的視線跟蝦球的害羞的眼睛接觸時，她問蝦球道：「你望什麼？」這一問，問得蝦球臉紅了。

蝦球自小就在通環圖的影響下長成，他很早就懂得了「愛情」。他夢寐中的愛情是這樣的：男主人公是一個出身貧苦家庭而後來創立了功業的英雄，女主人公是一個落難的公主，正待英雄來打救。可是在現實的社會裡却難找到這種樣式的愛情來，王狗仔跟六姑，鱷魚頭跟少奶，九婦跟九叔，五婦跟五叔，以及他自己的媽媽跟他的爸爸，沒有一對是跟他的夢想相符的。當前這個亞娣，他對她的關懷發生好感，對她身上的肌膚也不能地感到好奇的喜愛，可是蝦球自己却慚愧起來，因為他自己不具英雄，而是一個向人借一塊錢的窮孩子。他覺得沒有資格消受亞娣的誘惑，他的臉紅，是纏夾着幾分慚愧的心情的。

亞娣這個吸海風騎海浪長大的女孩，却沒有這種想頭。她是直覺的，大胆的，她覺得要捕捉一個人，也正和

捕捉一閃魚一樣，總會是一縷即逝的；好容易得到一次變親不在艇上的機會，她就機敏地利用這個機會。

猶移地想艇旁的橫窗拉密，自己靠坐在神位的面前，拉蝦球的手放在她的胸前的衣服內面，無限深情地對蝦球道：「我看見你眼光光，我知道你想的。給你摸一摸吧，亞勝就快回來了。」這舉動駭得蝦球的心怦怦跳，他把觸電似的一隻手抽回來，而這個野性的亞勝，把他的手腕扭。結果，蝦球就像一尾好玩好看的金魚一樣，給人捉住，供人玩弄了。

蟹王七在行船館打完了八圈麻將，就接到楊司理的電話，叫他騎亞勝艇到青山灣去「摸貨」，楊司理在電話中說道：「後天早晨，洪哥親自出馬到車門接貨，後晚洪哥府上請客，空單已開有火碼，千萬不要有一點差池。洪哥過生日，要給他一個好兆頭啊！」蟹王七放下聽筒，就叫了一輛三輪車，坐利油油地碼頭來。他在碼頭上張開他的天喉曬曬：「亞勝！一蝦球跑出來看見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人，高個子，潤唇，粗眉大嘴，聲如洪鐘，一個標準的打手。亞勝跳出來看見蟹王七就歡呼道：「七哥，什麼風把你吹到碼頭來呀？」蟹王七道：「你叫我來呀！你亞勝說要招那人會，不肯把你嫁出去，我只好親自上門來了。」亞勝道：「彩！誰喜歡你這個爛蝦球吃！」蟹王七道：「你不管，世間上多少天鴿肉就其欺給爛蝦球吃的，說說就跳下艇來。蟹王七前後左右張望了一下，就掏出一張五元鈔票交給蝦球道：「補花，你同我上岸去買一捲鴉片煙香煙。有利你拿去飲茶。」蝦球沒有接蟹王七的鈔票，他望了這大漢一眼，說道：「你沒有烟嗎？」這句話大出蟹王七意料之外，他非常氣惱。亞勝向蝦球作會心的微笑，她後感激他留在艇上，避免了蟹王七的騷擾；但她還不會懂得感激蝦球這種微渺的、如雞的、真摯的感情。

蟹王七從來沒有聽見過敢對他這樣倔強的孩子，他要到蝦球的高舉起來，抽到海里去喝幾口鹹水。他走近蝦球，對他的襟頭一問他：「你叫七名？」蝦球怒視蟹王七，一聲不响。亞勝走過來排解，蟹王七一手把姆推

倒。蟹王七在蝦球的臉上打了一個响亮的耳光，蝦球就重重回報他一拳頭，正打中他的下巴，再飛起一脚，想踢蟹王七的肚皮，却給他搥個正着，順手就把蝦球拖倒。亞妮起來拉蟹王七，他像一座山似的，動也不動。蟹王七捉住蝦球的手脚，蝦球死力掙扎，無法得脫，蟹王七就把他提起來，走出艇外，用勁抽他下海去。只見水花四濺，蝦球給浪花捲進海底里去。

鱈魚頭坐了一輛「的士」到碼頭來，剛好看見這一幕投蝦球下海的打鬥劇，他自己忍不住笑起來。九叔九嬭也跟著回來了，大家就站在岸上看掉在海里的蝦球游泳爬上碼頭來。蝦球見了鱈魚頭，也不訴苦，就從衣袋里掏出那張楊司理給他的濕淋淋的字條，交給鱈魚頭道：「這是楊司理的回條。」鱈魚頭道：「我知道了。你粗乾衣服上汽車來，我們回去。」蝦球下艇去換衣服，蟹王七上岸來聽鱈魚頭吩咐「捉貨」的事情。亞妮對蝦球道：「濕衣服留下來，我給你洗乾淨，今晚太陽下山後再來拿。他打傷你沒有？」蝦球餘怒未息地答：「你去問他：我打傷他沒有？」蝦球包好他的濕衣服自己帶走，亞妮一手搶回來，小聲在蝦球耳邊道：「你發蟹王七的脾氣，怎麼發到我的頭上來了？」蝦球想一想也是道理，就把濕衣服放下，即鱈魚頭坐汽車回去。

蝦球整天沒有吃飯，他一點也不覺得肚餓。他既快活，又憂愁；給人打，也打了人；更微妙而難於使自己相信的是：他是既給人歡喜，而他也同樣歡喜人了。他這一天的經歷，對他生命的意義來說，是僅僅次於他的呱呱降生的一天，此外，沒有任何一天對他比這一天更重要的了。過去，出現在他的夢寐中的准一女性，就是那個撫養他成人的，饒酷的，深愛着他的母親；而今呢，一個年輕的少女的面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只要他一閉眼就覺得她來到自己的面前，撫愛他，和委婉地接受他的撫愛。這種撫愛，喚醒了他童年時受過母親撫愛的感覺，他想起自己的母親曾經多年的撫愛過自己，他就一古腦放下曾給母親纏綿的怨恨，完全寬恕她老人家了。

他半夜里做了許多怪夢，一個是把蟹王七一掌推到海里去；一個是回家給母親做生日；一個是亞妮替他換衣

服……夢沒做完，給門鈴喚醒了，他赤足匆匆跳下床跑去開門。在月影下面，他看見兩個人站在門口抱膚親嘴，一個是大肚子馬專員，一個是洪少奶。他連忙又把門掩上。

九 火鷄遊屯門

鯉魚頭一連兩晚沒有回來過夜，他正在計劃「爆」一艘澳洲船的伙食倉。他調查清楚有很多火鷄、羊肉、牛肉、牛油，和考力奶粉運到香港，他打算最少也要「鼠」一部份出來，作為他生日的禮物，並且譙譙他手下的數十得力幹部。佈置妥當，回到家來，已經過了午夜了。少奶比他先回一刻鐘，剛抽完一根香煙，她一邊下裝，一邊回憶馬專員吻她的粗魯行爲，暗自好笑。鯉魚頭回來也不說什麼，只叮囑少奶五點鐘叫醒他，便倒頭睡了。

這天是鯉魚頭的生日，他起床後便叫醒蝦球叫他跟他出門，他們在佐敦道惠如茶樓喝了早茶，便叫了一輛「的士」，趕往新界青山屯門去。他這次親自出馬，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接應蟹王七的火鷄，一個是跟管風鄉的自衛隊洽商運貨交通線的保護問題。他牽手組織的三條交通線，一條是海線，兩條是陸線；海線經青山灣、大鏢、到東莞萬頃沙，這綫風險太大，但還沒失過手；陸線一經荃灣、屯門、元朗，上水到深圳；一經沙田、大埔、粉嶺到深圳；到深圳後又分成兩路，一路到東莞石龍，一路到惠州淡水，等到把各綫的交通攪好，他就打算「爆」一兩次最大的倉，一鳴驚人之後，便掩旗息鼓，洗手上岸。

蝦球坐在汽車上不時微笑，他想起亞娣耳朵掛着的一對耳環，竟會是「朱養盛」的鑲金假耳環，他暗自好笑。亞娣昨天脫下那對假耳環給他看，說是他媽買來騙她的。蝦球就答允領到工錢給她買一對真金的。鯉魚頭迴過頭來看見蝦球獨自好笑，問他：「你笑什麼？得了神經病嗎？」汽車經過屯門，一直駛至元朗，鯉魚頭另包了

一部貨車，再駛回十九味牛的山邊停下了等候，兩人下車徒步走到西門碼頭。

他們叫了一隻小艇，緩緩地划出海去。早晨的太陽，輕吻着溫柔的海波。小艇迎着早潮，揚起了一片涼蔭，向背出脚下漁角紅樓的方向緩緩駛去。半點鐘光景，後面趕來了許多別的小艇，跟他們的船向同一的方向；不多久，所有的小艇都超過了他們的前頭，海上一片艇家的喧鬧聲，鯉魚頭問艇家道：「他們帶什麼？」艇家老回答道：「不知道。」待過了一刻，艇家婆叫起來道：「喂！你看！海面上有一個紙盒！」眼利的蝦球，他已經看見前面的許多小艇就正搶着撈海面上的東西，他不等吩咐就脫了衣服，躍身跳下海去，游近那紙盒，把他捧了回來。鯉魚頭看紙盒的外面，已經猜中了七八分，再打開來看，那里面果然是一隻肥胖的澳洲火雞！蝦球高興得拍掌大笑，叫道：「哈哈，一隻游水老番鴿！」他還沒闔上嘴，就給鯉魚頭劈面打了一巴掌。他捺着氣，望見兩眼冒火，鼻子紅到鼻樑的鯉魚頭，咬着他的牙齒格格作響。

蝦球挨了鯉魚頭一巴掌，他摸不着頭腦；但他沒有功夫去研究打他的原因，前面海上一片歡聲，引了他的注意；那些艇家，簡直是歡喜得發了狂了，他們迎着漲潮，搶着去撈海面上的火鷄呀、羊肉呀、醃豬肉呀，各種來路不明的東西。蝦球催艇家道：「快醒醒上去呀！快呀！喂！你看！那不是一隻嗎？紙盒已經破了！」說罷他就撲通一聲跳下海去，當他潛在水中時，他的手却觸到一隻骹深骹沉的東西，他捧上水面來細看，竟是一隻火腿。蝦球向鯉魚頭尖聲叫道：「洪先生！是一隻火腿呢！」他好容易才把牠弄到艇邊，叫艇家提到艇上去。又回去抓回那隻鴿。鯉魚頭對於這三件潮水送來的禮品，一點也不感覺興趣。他現在很煩悶的，就是花一個銅板買回一隻牛，他也不曾笑一笑了。可是，蝦球雖然挨了打，他還是高興得蹦蹦跳。

海面上艇家的喧鬧聲繼續了一兩個鐘頭，直到他們把這些潮來物撈拾得乾乾淨淨之後，才轉舵把艇開回屯門去。鯉魚頭在海上張望了一些時候，不見蟹王七和亞娣艇的蹤影，他想他們一定全重複沒了。但對於這些浮在海

面上的東西，却不能解釋。莫非打死了人，翻了船，把所有的東西都傾倒在海上？他回到屯門來調查，也找不出有一些沉船的確實證據。

青風墟上的豬肉牛肉今天跌價了，艇家把一大批澳洲雪廠火雞、牛肉、豬肉……：……：送到市場上來廉價拍賣，一地錢一斤豬肉，四塊錢一隻大火雞，家家戶戶爭着來買，好像是過什麼聖誕，人人都分到一份肉食的，今天好像不是鱷魚頭的生日，反而係是青風鄉民的公衆生日了。

蝦球高興興抬着一隻火腿，手上又提着兩隻火雞，很神氣地跟着鱷魚頭走進青風墟市的小茶樓去。鱷魚頭自打辦了貨車的司機駛車回去後，一直不會說過一句話。蝦球心里有一個計劃，他想把火腿留在洪公館作請客用，那兩隻火雞他却想請准鱷魚頭，讓他帶回去分給他的媽媽和亞姊。伙計開了茶，他替鱷魚頭洗茶杯，斟了茶，然後鼓起勇氣向鱷魚頭說道：「洪先生，這隻火腿帶回去給亞笑弄菜請客，這兩隻老番雞給我好不好？我想帶回去給我的媽媽。」鱷魚頭還是不聲不响。

鱷魚頭寫了一張名片，叫蝦球送到廟街五號給那姓丁的自衛隊員，連那兩隻火雞也一起送去，請了大哥收下，並請他過來飲茶。蝦球對於鱷魚頭這一個順水人情，引起大大的反感，臉色即刻陰沉下來。鱷魚頭看眼裏，罵道：「笑口！把火雞送給自衛隊，火腿帶回去給你媽媽。」蝦球高興得睜大他的眼睛，他知道鱷魚頭的話一句是一句，不會騙他。他連跳帶跑，飛快去找到了那個從前打過游擊而今天是「新界」自衛隊員的丁大哥。

十 身在香港，心在祖國

了大哥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漢子，朱古力色的臉上閃着一雙目光深邃的眼睛，頭髮剪的英國「紅毛」裝，修

得短短的幾腳，越顯得年青力壯，精神飽滿。蝦球一路討他出來，一跟他閒談。蝦球問：「丁大哥，你背的這程步槍重不重？」丁大哥道：「不重，七斤左右。」蝦球問：「這槍拿來打水鴨還是打果子狸用的？」丁大哥笑道：「這是七九步槍，打強盜竊匪用的。自然，看到果子狸我也開槍。你吃過果子狸？」蝦球道：「吃過的，鮮味好吃得很呢。果子狸有點腥，跟洪先生送你的老番雞一樣。」丁大哥笑起來，他望了蝦球一眼，問他：「你現在幹什麼事？做工還是讀書？」蝦球道：「不做工，也不讀書，天天跟人家的尾巴跑。你做什麼？當兵還是當警察？」丁大哥道：「我嗎？不是當兵，也不是當警察。我們替英國人看守這調地方。人家叫我做自衛隊。自衛隊，你懂嗎？」蝦球道：「我只聽說內地才有自衛隊，香港也有自衛隊？」丁大哥道：「香港從前沒有，自從日本鬼佔領香港又退走之後，就有了。英國人還沒有回到這地方接收以前，英國自衛隊的治安就是我們游擊隊維持的。」蝦球道：「一直還維持到現在嗎？」丁大哥道：「你這話倒叫我無言了。實在情形是，我們把全部治安權正式移交給英國人，英國人又把我們一部份人收留下來，每人每月發百多塊餉，我們現在是一面藉地方老百姓維持治安，一面又是替英國皇家打工。」蝦球道：「你們的伙計中像我這樣小的有沒有？」丁大哥道：「從前打日本時，我們隊伍里有許多小鬼，現在都四處走散了。」蝦球道：「什麼小鬼大鬼？」丁大哥笑道：「年紀輕的，我們都叫他們做小鬼。」蝦球道：「他們也能放槍？」丁大哥道：「當然能啦，他們能做很多的事，比大還有本領。」蝦球聽了半信半疑，他們已走到小茶樓來了。

丁大哥見了鱷魚頭就道謝他的禮物。鱷魚頭問：「他們幾位呢？」丁大哥道：「他們都放哨去了，我恰好休班。」鱷魚頭叫伙計弄一雞三味，開了啤酒，和丁大哥一邊喝，一邊話舊。原來丁大哥過去曾在廣九路附近王作堯領導的游擊隊里幹過事，日軍佔領時鱷魚頭做走貨生意，經常通過王作堯的防區，貨物納了規定的稅，就受王作堯部隊的保護通過他的活動地區。大家公道往還，一向相安無事。那時他就認識了武裝游擊隊員丁大哥，一

面相識，也說不上什麼交情。因得鱷魚頭所最關心的是他的貨物是否平安而迅速地到達目的地，而不是游擊隊的那一套政治道理。丁大哥所給他的惟一好感，就在他檢查時還相當客氣，並不苛刻而已。

大家喝完了兩瓶啤酒，談話就漸漸入港。鱷魚頭道：「怎麼？你打算長年在香港打鳥家了嗎？」丁大哥道：

「我不作這樣打算。我們被留下來，當時的情形是很複雜的。一方面是英國人初回香港，一切還在半軍事狀態，希望我們留下來鎮壓地方的宵小；一方面是國內和平談判斷斷續續，我們在廣東的隊伍又準備北撤烟台，我們也樂得暫時得一個喘息的機會。可是到了現在，我們是身在香港，心在祖國，一有機會，就要回去的。」鱷魚頭道：「有人說英國人頂聰明，留卜你們『以毒攻毒』呀！」丁大哥聽了這句話覺得受了莫大的恥辱似的，把他的酒杯狠狠向桌前一碰，「砰」一聲濺瀉了半杯酒，跟着就罵道：「這簡直是吃屎疳飯的人說的。我們的確在打地方上的明匪暗匪，在匪窟裏，我們的確是很毒的；可是老百姓並不說我們毒，他們還燒炮仗歡迎我們呢。」鱷魚頭道：「算了，不提這些。近來可有做些生意？」丁大哥道：「那裏有功夫去做生意呀。英國人呢？」

發給我們好些子彈，叫我們作實彈射擊練習，下星期還要我們跟英國兵綠帽仔作射擊比賽呢。

麼？英國人還教你們實彈射擊？」丁大哥道：「昨天我們還作兩百米達環靶實彈射擊練習。

期定給英國兵綠帽仔一點顏色看看！」說時他的朱古力色的臉興奮得發光。丁大哥說到

有味，好奇地伸手去摸撫他的那桿步槍。說到這裏，鱷魚頭單刀直入說道：「好，你

要借重借重。」丁大哥道：「什麼？你老兄高升要提拔我們？但我們要首先弄清楚，你

頭道：「你放心，我不帶你們到火線上去做冤死鬼，我們要在經濟的戰場上和敵人決一死戰。

！」他拍了拍大哥的肩膀道：「洋樓、汽車、嬌妻、美妾、良田什麼都有了！——只要你們肯幫

哥望了鱷魚頭老半天，很懷疑他的提議，問道：「我們只有五桿步槍，能帮你打一次勝仗？敵人

「哈哈……」這樣，不管別人是否真的同意，鱷魚頭就把這五個自衛隊員打在他的「羅漢戰」爲時機還沒成熟，他不願把他的詳細計劃對了大哥宣佈，就跟他日前到深圳夫和軍官總隊的走了。飲食應酬一番，就相約「後會有期」而別了。

回到尖沙咀來，鱷魚頭果真讓蝦球帶那隻火腿回去給他媽媽，叮囑他晚飯前回來，又歡喜得心花怒放，托着那隻火腿到對街的木匠店里，求木匠師傅把火腿鋸成兩半，用一隻火腿，正像他的心一樣，分成兩半，一半分給媽媽，一半分給亞娣。

十一 群雄宴

蝦球懷着一團高興回去看他的媽媽，他有絕大的信心預知媽媽這次不會罵他了，這半隻火腿是够彌縫他們母子間的疏隔的感情。他的運氣很壞，他的孝心得不到預想的滿足。到家來才知道他媽媽因爲今天沒有領到紗，所以過海到台山旅店託人寫信去了。寫信給誰呢？給那個永沒回信的爸爸？給那個「仗去了十年的哥哥？問同屋的人，他們都說不曉得他媽媽寫信給誰和幾時回來。他等得不耐煩，回遲又怕挨鱷魚頭罵，只好托下同屋的人交半邊火腿給他媽，說他有空就回來看她老人家。同屋的人都稱讚蝦球「撈起世界來了！」

他到油麻地碼頭去找亞娣，喊了半天，不見蹤影。他不會知道，亞娣已給蟹王七騙艇出海去了。他只得把半邊火腿，帶回鱷魚頭公館來，在自己的床底下藏好。

鱷魚頭的客人陸續續續來了。他的客人分成兩等：貴客招呼在少奶的寢室打麻將；其餘牛鬼蛇神之輩則招呼在大客廳，開兩付牌九，一付撲克，兩桌麻將，鬧烘烘像個市場。酒席是「在山泉」大酒家包辦，派了半打女招

待過來招待客人，弄得蝦球、亞喜、亞美無事可做。六桌酒席，四十八位人客，不說食的菜餚，單講給這四十八人預備的水份就有白蘭地兩打，威士忌兩打，從化三蒸十斤，各種汽水五打，金山橙一箱，外加上等福建名茶，每人平均應得的水份就超過五磅以上。內室的貴賓之中少不免有馬專員的份，他自己不抹牌，却自薦給連戰皆北的洪少奶做參謀。鱷魚頭迴旋全屋，喜氣揚眉，早把火雞的事忘記了。酒過三巡，外廳的好漢猜起拳來了，這一鬧，屋樑幾乎震掉。這時，又來了一位賓客，穿便衣民裝短衫褲，高個子，目光耿耿，蝦球開門，他就自作聰明，按照來賓的衣着等級招呼他到大廳去入席，這位來賓一進到大廳，全場牛鬼蛇神就突然鴉雀無聲，個個肅立起迎，弄得蝦球莫明其妙。女招待替客人寬衣。蝦球看見這客人的皮褲背後扣掛着一具雙人手鐲，他才弄明白衆人肅然起敬的道理。趕緊奔入內室告訴鱷魚頭，鱷魚頭問是誰帶他進天廳的？蝦球照實說明，鱷魚頭就左右手「撒拍」兩下打了他兩個耳光，然後就出去恭迎這位貴賓到內室來，少奶親自勸酒，興動鱸酬一番。

快要上第十個菜時，蟹王七空手回來了，他首先來見鱷魚頭，鱷魚頭站起來，走出寢室，去打開獵獲物儲藏室的門，叫蟹王七跟他進去。十五分鐘左右，鱷魚頭自己一個人走出來，叫蝦球倒一杯酒進去給蟹王七。蝦球倒了酒拿進去，駭了他一跳：他看見蟹王七坐在地板上，鼻血牙血一齊流，頭髮蓬鬆，好像給人扭脅痛打了一頓似的。

蝦球並不把蟹王七丟他下海的事記恨在心上，他遞給他那杯酒，回頭又扭一把熱手巾給他，讓他揩拭乾淨一臉的血。蝦球的細心服務，頗叫蟹王七詫異。他喝下那杯酒，蝦球問：「還要嗎？」蟹王七點點頭，蝦球又去倒了一杯來。喝了兩杯酒，蟹王七就一五一十把到青山灣「捉貨」的事告訴蝦球。他說天沒亮貨就提到了，不幸駛艇回屯門的途中，他們聽見一隻電船朝他們開來，他們慌忙中誤認是緝私船，爲要消滅證據，就把所有貨物通通倒上海裡去，打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的主意，可是誰知道那隻電船不是緝私船，並不來檢查他們。

等到天亮，待要想法撈回一部份貨物，却已經潮水捲去得無蹤無影了。他說他不怪鱈魚頭打他幾拳，只怨他不該打在他的鼻子上和嘴唇上。蝦球問：「那末，亞娣的艇灑在那裡？」蟹王七道：「灑是那個舊地方。」蝦球心里樂開了，問蟹王七道：「你要吃什麼東西？我給你端菜來。」蟹王七道：「我洗個臉，到客廳猜拳喝酒去。」蝦球道：「隨你的便。」蟹王七自己就摸出客廳去了。

蝦球一個人留在儲藏室內，他猛然想起那天亞娣咬了他一下的耳朵在他耳邊叮囑道：「小鬼，你有機會在鱈魚頭公館『鼠』一點東西送給我！」他就四處搜尋適宜於送禮的東西。房間內有一架大鋼琴，三個書櫃，十等包士放土，幾網有刺鐵絲網，一個手提留聲機，兩個大衣櫥，一個化妝櫃……這些東西沒有一件是可以偷出去的。蝦球爬上鑽下，打開一些抽屜、箱蓋，想找些容易掩藏的小東西，他尋到一塊精潔異常的抽紗桌布，就塞進褲腰里，他想起在灣仔看見亞娣吃飯時盛菜的盤已崩破了一角，他替亞娣尋到了一卷最好的替代品，那是外國人用來做牆飾的彩碟。他又打了那隻手提留聲機的主意：有機會就鼠出去賣掉，很可以打一對假金耳環了。

……

亞喜到處找蝦球吃飯找不着，她看見儲藏室里有燈光，門又不曾關密，就推門進去，順手掩上門，却不見室內有什麼動靜，也不見人影。她小聲喊「蝦球！」蝦球正在里面面翻着那些衣櫃，聽見呼聲，就從桌底下爬出來。亞喜一見就恐嚇他道：「嘿！蝦球！你做的好事，我告訴少奶去！」蝦球慌了，一抽拉了亞喜的袖口，央求道：「好姐姐，你不要告訴少奶，我沒做什麼。洪先生剛才叫我送酒給蟹王七喝，他揍了洪先生一頓打。你看，地板上還有血哩！」亞喜道：「我不管蟹王七的事。」說罷就去摸蝦球的衣袋，沒有檢查到什麼，翻開他的衣襟，却看到塞在他褲腰里的一方布，亞喜笑起來道：「一屋里的貴重東西不偷，偷一塊桌布幹什麼？」

十二 一樣禮物兩樣心情

蝦球覺得亞喜爲人並不惡毒，而且如今又人財並獲，只好招認道：「好喜姐，我向你招認吧！她的確是要這兩件東西，一件是這塊桌布，一件是那隻榮碟。」他指着他放在鋼琴上面的那隻彩碟。亞喜問：「你要來幹什麼？」蝦球臉紅了一陣，終於說了：「我要送給一個朋友，她沒有桌布，榮碟又崩破了。」亞喜問：「什麼朋友？」蝦球道：「一個女朋友。」亞喜問：「多大年紀？」蝦球道：「二十歲，和你一樣大。」亞喜笑了，問道：「你跟她……」但她不知道怎樣說下去，她自己的臉也紅了。她改變了口氣，像大姐姐似地教訓他道：「蝦球，你不要忙濶討老婆，時候還早呢，十幾歲就學人勾搭女人了？嘿，你這壞東西沒教育！」她一頓罵蝦球，一邊用報紙包好那隻彩碟和那方桌布，對蝦球說道：「快出來吃飯！」兩手就想熄滅了室內的電燈。兩人在走廊上走着時，亞喜拿那包東西給蝦球，說道：「死人精！拿去吧！」亞喜的心裏很愉快，她覺得她做了一件好事，幫了一個像她一樣年輕的女人的忙。但想到這女人有一個疑心的少年愛她，而自己沒有，不免有點寂寞之感。蝦球深深感謝亞喜這個好人，但他還不會懂得：爲什麼她肯讓他把這些東西送給亞喜，既然罵他「壞東西沒教育」爲什麼又代他用報紙包好那些賍物？他想不到這中間的道理。

天一亮，當那些醉酒鬼們橫七倒八地在椅、桌、屏如雷時，蝦球就帶着他的禮物，跑去尋亞喜。九叔九嬸非常客氣而又高興，三番四次多謝他的禮物。九嬸翻來倒去地翻看那塊抽紗桌布，九叔則敲啊那隻彩碟，讚歎道：「值錢的名貴東西呀！手緊時也可以拿到當舖當塊鏡應應急。」亞喜收下那半邊火腿，斜了蝦球一眼，問道：「還有半邊那里去了？」蝦球老實答道：「給了叔媽媽。」亞喜道：「好一個孝子賢孫！」蝦球呆坐了一刻，沒有

機會跟亞娣搭話，就告辭上岸。走了半截馬路，亞娣追了上來問道：「另有別的東西了嗎？」蝦球道：「東西倒很多，但是拿不出來。」亞娣道：「值錢的東西有沒有？」蝦球道：「有一座像教堂上那座琴一樣大的鋼琴，有幾個瓷室用的大雪櫃，你說值錢不值錢？我要請三個大力士去才搬得動呢。」亞娣聽了很失望。她回身就走。蝦球喊住她，他想請她吃一點什麼東西，但他口袋沒有錢。亞娣站住問道：「什麼事？」蝦球很着急，想不出要說什麼。他一眼望見亞娣耳朵上吊着的鍍金耳環。他想起儲藏室那個留聲機，就說道：「金耳環，我過幾天送給你。」亞娣聽了向他眯着眼睛，走上前來捏了一下他的手臂，說道：「吃完晚飯我自己有疑，你來玩？」蝦球站着呆呆地目送亞娣回去。

蝦球一回來，亞喜就喚他到她和亞笑同睡的房间里去，好奇地探問他送禮的經過。蝦球照實說明：她雖親很高興，她本人好像嫌火腿太少了。他又說明了這隻火腿的來歷和鋸開兩半的原故。亞喜調侃他道：「這樣你就不對呀。對意中人要全心全意才行呢，怎麼可以分心一半給媽媽呢？」蝦球沒有話說。亞喜又逼他道：「叫她來這里坐坐，讓我替她看看相，看是不是有福氣的人？」這時亞笑正從廚房走回來，亞喜對她道：「笑姐，我正考問蝦球的意中人呢。」大概亞笑也知道他的秘密了，她插嘴問道：「是怎樣的人家呀？家里做什麼事的？」蝦球給她們逼問得逃不掉，只好直說道：「是癡家。」亞笑雙手拍胸她的圍身裙，大笑起來道：「哦哈！……我道是什麼好人家，原來是蛋家女！蛋家女不嫁岸上人，別白費心機吧！用點心機做人，我給你做個媒，男人大丈夫，怕沒有老婆嗎？」一陣搶白，她又走回廚房去了。蝦球給亞笑潑了一盆冷水，咬着牙根不再說話，亞喜安慰他道：「蝦球，別聽她胡說。蛋家女也有嫁上街的，你有吃有喝，有住有穿，你怕她來不來？」蝦球還是不答話。過了一回，亞喜又問：「她真的長得好嗎？臉很白淨嗎？」蝦球搖頭不語，亞喜死纏着他不放，又問他：「你看我的臉！我不擦脂粉，她的臉有我這樣潔白嗎？」蝦球說呀！我幫過你的忙，你當我是外人了？」蝦球望了亞喜一

眼，他心想：說漂亮潔白，亞娣是比不上亞喜的，但亞娣却比亞喜健康而又迷人。如果亞娣命令他：你跳下海去吧！他就會毫不遲疑地跳下去；亞喜命令他呢，他倒要想一想該不該跳下去。但他不能也不願把心里的意思表達出來，他這率直地說道：「人家風吹雨淋日晒，那裏有喜姐你這樣白淨呢？」這句話可惹惱了亞喜了，她一掌把蝦球推出房間來，說道：「蝦球你多偏心呀，你的蛋家女風吹日晒也還那麼漂亮呀！死人，你多飲幾口鹹水吧！」蝦球走後亞喜關了房門，在鏡上睇照自己與奮過度而又氣得漲紅了的臉龐，她覺得自己未免做得過火一點，爲什麼要動手把蝦球推出去呢？她又深深懊悔了。

蝦球懷着無名的惆悵去到客廳，他看見鱈魚頭獨自一個人坐廳上下象棋。一個人下棋，這可奇怪了。他走近去看，棋盤上只有兩個「卒」，守着河頭的兩邊角。其餘的子一個都沒有，鱈魚頭用右手食指把右邊的「卒」橫行向左，用左手食指把左邊的「卒」橫行向右，等到兩個「卒」碰了頭，又把兩個「卒」撥回河邊兩角的原位。後來他又把兩個「卒」橫行移動，互相交換位置；再後又把兩個「卒」並在一起一同橫行。蝦球從來不曾見過沒過河的卒可以橫行的。

十三 玻璃褲帶第一功

蝦球站着旁觀了幾十分鐘，實在忍不住了，就問道：「洪先生，你下的是什麼棋呀？卒仔沒有過河可以橫行的嗎？」鱈魚頭獨自下這盤棋已經一個鐘頭有多了，給蝦球一問，才如夢初醒似的拾起頭來。他向蝦球道：「蝦球，你過來，這盤棋對你很有關係。你喜歡玻璃褲帶頭嗎？你要五百打一千打都有，只要你懂得這盤棋。」蝦球懷着極大的好奇心走過去聽鱈魚頭的教導。他解釋道：兵卒兩名守着海邊，一面，貨倉，一面，海。兩個兵卒有

三種巡查走路的方法，就像剛才他在棋盤上所做的樣式：一是兩人對走，碰頭時向後轉走回來；一是兩人對走，碰頭時側身走過去，到盡頭再回來；一是兩人並肩一邊閒談，一邊巡查。他們的步速是一分鐘六十八步的閒步。鱷魚頭已經知道這軍貨倉由東端到西端有多少步的距離，他的着眼點是研究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才能够使一輪滑車推一箱貨物從貨倉側面到海岸來，卸給在海邊接應的人。他出一個難題問蝦球道：「你想想用什麼辦法叫那兩個兵卒在走到東西兩端時多逗留三幾分鐘才轉回來？」蝦球想起灣仔的醉酒水兵，忽發奇想，大膽提議道：「叫人送那兩個兵卒兩瓶酒，開瓶請他們喝，逗他們談話，指手劃腳，映眼就是五分鐘了。」鱷魚頭望了蝦球一眼，說道：「想不到你這小鬼也有一套，等我跟里面的人商量看行不行。」蝦球問：「誰去接應？」鱷魚頭道：「我派一個人領你一道去接應，另外又派人在海上附近接應你。」蝦球問：「我怎樣走得近岸邊去呢？」鱷魚頭道：「有辦法。在艇上放下一個特製的平面竹排，竹排下面繫有十二個空心封密的火水油罐，你再穿浮水衣把竹排推到岸旁去等候接貨。」蝦球道：「這樣很危險，還有別的辦法嗎？」鱷魚頭道：「別的辦法多得很，但是這一回祇用得着這種辦法。」蝦球無話好說。早飯後，鱷魚頭打電話叫來一輛「的士」，獨自出門去了。洪少奶閒得無聊，叫齊下人們，開始抹牌。發三十塊錢給蝦球作賭本，十二圈打到煮飯時候，蝦球贏了十幾塊錢。飯後馬專員來坐，他就悄悄走出馬路來，他準知道沒有什麼事要他做的了。

蝦球走到碼頭邊，天已經黑齊了。他看不到亞娣，九嬌說她已跟九叔暨王七兩人上街買東西。蝦球也不多坐了，就跑到上海街一帶遊逛，希望能够碰見他們。他在一家金舖看準了一對耳環，店員開價二十九塊錢，他就買了下來，放在口袋里緊緊捏着。他回頭走到榕樹頭，穿進里面去，那檔賭檯還在那里。他在賭客的旁邊站了一刻，手癢癢地忍不住放五塊錢在「小」上，竟贏了。他伸手拿錢時，有人拍拍他的肩頭道：「蝦球，你够運！」回頭一看，原來是九叔。

蝦球問九叔：「亞娣蟹王七他們呢？」九叔道：「他們喝涼茶去了。」蝦球問：「剛才去嗎？」九叔道：「才去不遠」蝦球即刻塞五塊錢給九叔道：「九叔，我也喝涼茶去，你賭吧！」他擠出來，用打雀鳥似的眼睛，在人叢中去搜尋亞娣。他在平安戲院前後左右一帶繞了幾轉，找不到他們，又回到榕樹頭問九叔他們去的方向，九叔叫他到上海街去找，他又奔向上海街去，走了一刻鐘光景，蟹王七的高人一頭的目的，果然給他發現了。蝦球追上去，想喊他們，却縮住把話里吞進肚去。他看見亞娣蟹王七兩人手掌捏着手掌，搖着，笑着，親熱地依靠着，這情景使蝦球兩手冰冷，額角沁出汗水來。他跟着，跟着，他痛苦極了，他竟不能跟這面前自己所愛的人說一句話，眼看着她跟別人肩並肩地靠在一起走路，一起打情罵俏。他們走盡了一條長長的上海街，已走到深水埔了，亞娣蟹王七兩人仍然往前走。他們走到白宮旅店的門口就放脫手，一先一後走進旅店，上樓。蝦球也跟在他們的後邊上樓。他的神經緊張得沒有餘暇考慮是否應該跟他們上去。到了四樓，客房一見蟹王七就說道：「七哥，我留個四〇一騎樓房給你。」蝦球在轉角處站住腳，將身體倚靠在牆壁上，以免跌倒。他不知道他應該怎樣辦了。他不哭，也沒有眼淚，心頭只有恨、恨、恨。他忽然聽見亞娣清脆的笑聲，他給這笑聲刺得難堪極了，他瘋狂地奔上去，重重敲他們的房門，門開了：亞娣站在他的面前，露着驚訝的神色。兩人半响說不出話來。蟹王七問道：「蝦球，什麼事？」蝦球也想不到要說什麼。他感覺到他的右手掌已把那耳環盒子握扁了，他記起那雙耳環，就掏出來擲在亞娣的腳上，狠狠地說道：「你的耳環！我送來了！」說罷就回頭衝下樓去。他拖着疲倦無力的身體走回去，對開門的亞喜也忘記道謝，咬着牙齒，摸到自己的床就倒下去。他想到自己沒用娘胎就給爸爸拋棄，六歲哥哥又出了門，剩下來留給他的只有苦命的媽媽的鞭撻，現在剛剛在一個年輕女人的懷抱中得到幾天溫暖，偏偏又是假的！一個人的心靈得不到半點安慰，長年挨餓、受罪、挨打、又爲的什麼啊！……他伏在枕上竟幽幽地哭起來了。

一個星期以後的一個黑漆漆的晚上，蝦球奉命跟蟹王七放竹排到貨倉碼頭邊去接貨。這兩伙計各有心事，始終不交一言。後來把貨裝好，正在脫險的重要關頭，蟹王七全身浸在海水里，露出流汗一頭。他害怕岸上開槍射中他。他在蝦球的耳邊說道：「小兄弟，現在如果槍聲一响，你我一定會給打死，我們不要到地獄還結下冤仇，你聽我一句話：不要惱我恨我！」蝦球只顧划水，不願答話，蟹王七又道：「我從前因為吃醋，曾經殺過人。現在我悔恨得很！小兄弟，我知道你也能殺人，我不怕你殺我，只要你說不恨我，唉，我你兩姊都是苦命的窮人，我們今晚爲什麼泡在水里，還不是爲了窮？千萬不要恨我，說過不再找我兩姊就是了。」

蝦球聽見蟹王七在他耳邊講的一番誠懇的話，十分感動。不錯，大家都是苦命的窮人，不管在人間或地獄，都不該爲女人結下冤仇。他心裏已經寬恕蟹王七了，却不說出來。蟹王七急了，發誓道：「我對着骷髏王發誓：我如再去找兩姊……」蝦球截了他的話道：「別噏廢了，我不恨你就是了。你看！我們的艇過來了！」一隻小艇橫過來，遮過了他們，他們的竹排就跟小艇貼在一起，搖出海心去了。

同一個時候，大華樓頭的舞廳正奏着迷人的音樂。醉紅和淡綠色的燈光交織着，影影在每一個舞客舞女的身上臉上。舞池里的人都喝醉了酒似的，臉上熱得發燙。馬真員和洪少奶夾在擁擠舞池中，緩緩地舞着。他們不願意跟着人潮自右向左旋轉，却滑到舞池中央，繞着圈子。碰着人的時候，少奶用左手把馬真員的肩頭一壓，示意他止步。馬真員道：「我老是碰着那個傢伙，像和他有緣份似的。」少奶問：「他是誰？」馬真員道：「天下貿易公司的總經理。」少奶望了那中年人一眼，問道：「他跳得不錯呢，他姓什麼？」馬真員道：「姓魏。等下我介紹他和你認識。」一支樂曲完了，馬真員跟在少奶的後邊歸位，拉開椅子讓少奶坐下後他就越過舞池，到對面去請魏經理過來。洪少奶微笑着請他坐下。馬真員向魏道：「洪太太總讚閣下的舞術呢。」魏經理道：「見笑得很。請自當指教。」馬真員道：「近來生意很好吧？」魏經理道：「多少有一點做做。只是同行競爭得利甚

船上和貨倉的損失又大，這真一個餓狗搶食的世界，亂糟糟，西生又辛苦又吃力！」這時淫琴鬼敲他的樂器，馬專員聽到急速的「蓬拆拆——蓬拆拆！」的節奏，這是最害怕的快華爾滋，樂得敲一個順水人情，向魏經理道：「請不吝氣，跟洪太太跳一個！」少奶仰首微笑，魏經理就站起來，向少奶微微鞠躬道：「請指教！」兩人走到舞池邊站定，有經驗的魏經理傾聽了兩秒鐘音樂，就帶少奶滑步舞出去。他正正規規地跳，不玩花步，不多轉圈，上下步的波浪姿勢很美妙，步調輕鬆，迎合着音樂的旋律，兩人都覺得很愉快。魏經理讚美少奶道：「洪太太你好極了！」少奶道：「你過獎了。」舞到另一個角落，魏經理問道：「府上住那里？」少奶道：「尖沙咀。寶號有什麼新到的貨？」魏經理道：「今天到了第一批玻璃褲帶，明天上午才能提貨。」別人碰了他一下，互道「疏利！」一支樂曲又完了。

這是星期六的夜晚，洪少奶跟馬專員和魏經理跟他的女友方小姐，一直玩到深夜一點鐘，才道別乘最後一次天星輪渡海回來。鯉魚頭在家里等消息，少奶回來因為太興奮不能睡，也陪鯉魚頭一起等消息。鯉魚頭問道：「今天的成績如何？」少奶問：「什麼成績？」鯉魚頭道：「我問你今天又認識了一些什麼大官貴人呀？」少奶道：「大官倒沒有，却認得一位天下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他說運到一批玻璃褲帶，明天上午提貨。」鯉魚頭精神振作起來，問道：「他姓什麼？」少奶道：「姓魏。第一次認識，他就約我明天跳茶舞。」鯉魚頭道：「好一個閃電情人！你答允了他沒有？」少奶道：「我可沒答允他，馬專員却答允他了。」鯉魚頭憤憤道：「簡直豈有此理！馬專員他替你作得主？那麼讓他一個人跟魏經理跳去吧！」少奶很會轉風駛舵，笑道：「好極了！讓他們兩個男人跳茶舞去。」鯉魚頭道：「你們還談了什麼新聞？」少奶道：「新聞，沒有。那個經理很會講話。他說今天是餓狗搶食的世界。」鯉魚頭起來，批評道：「他還沒說得透澈。依我說：這是一個人頭狗，狗頭人搶食的世界。」少奶道：「你這話我不懂！」鯉魚頭道：「你當然不懂！因為你沒有腦，你是一個沒有腦子的女人。」少

奶道：「屁話！」鱷魚頭道：「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看來像個人，但其實他却是一頭狗；有些人看來像個狗，原來還是一個人；至於我，嘿！」少奶追問道：「你是什麼？你是神仙老虎狗？」鱷魚頭哈哈笑道：「我也不是人，也不是狗。我是一頭鱷魚！他們背地叫我鱷魚頭，真是再恰當也沒有了。」少奶也笑了，說道：「像你這樣一個鱷魚頭也不錯呀。你再討幾房小老婆也有人嫁你。」鱷魚頭悻悻道：「我不錯？是的，我們鱷魚頭，是動物之中最不會吃醋的了。」少奶的心跳了一下，她懂得這句話的斤兩。她想了一想道：「聽你這話就有很大的酸味。算了吧，我往後不再出去跳舞了。」說罷撲着鱷魚頭索吻。

電話「咯！咯！咯！」响了。鱷魚頭推開少奶去接電話。蝦球發抖的聲音：「洪先生！風調雨順！」鱷魚頭放下筒筒走過去吻少奶，在她耳邊說道：「明天去茶舞，我也去。你介紹我認識魏經理，我要跟他談一宗生意。」少奶問：「什麼生意？」鱷魚頭道：「玻璃褲帶五百打，每打市價四十八元。他最好是閃電買下，不然的話，明天香港大衛小巷到處叫賣玻璃褲帶，就頂爛他的行市了。」少奶一想，全明白了。她就撲着鱷魚頭的頸頸道：「洪哥，你真本領！」鱷魚頭道：「不是我的本領，是蝦球的本領，他出了主意又出了力。」

十四 一帆風順

蝦球打完了電話就在養生米店睡覺，他的體溫漸漸增高，到天亮，發了一〇四度的高熱，病倒了。楊司理測了他的體溫，斷定他是感冒。他的確是感冒。但與共說他的身體皮膚受了毀傷，不如說他的心靈受了毀傷更恰當。他發狂地亂哼亂叫，在哼叫聲中夾着「媽媽」的呼喚和「亞娣」的名字，弄得楊司理莫名其妙。他打電話告知鱷魚頭，鱷魚頭在電話中大吼道：「即刻叫的士去接他的母親來！叫蟹王七即刻把那蛋家女拉來。要她哄好蝦

球的病，她要多少錢照給！楊司理放下煙筒抓抓腦袋，自言自語道：「一個人發燒，蛋家女可以哄得好？還是千古奇聞的醫術。」至於他的母親，誰曉得她住在那里？怎樣叫神經錯亂的病人說出地點街道門牌來？楊司理只有打電話到行船館把蟹王七叫來，說明情由，蟹王七就去帶了亞娣來，到養生米店門口，蟹王七對亞娣道：「你進去好好哄好我的小兄弟蝦球，你要錢用鱈魚頭會給你。曉得嗎？往後你別再囑騙我了，我對海龍王發過誓，再跟你我就不得好死。」亞娣應道：「吓！死不要臉！誰囑騙你？」

亞娣跟着楊司理進了房間，看見蝦球臉紅紅地躺在床上。楊司理對她說道：「你哄得他即刻去燒，我賞你一百塊錢！」說罷聳聳他的肩頭，掩門走了出去。

對於亞娣的到來，蝦球毫無感覺。亞娣用她的手她的臉去貼近他的滾燙的臉上，倒開水灌給他吃，喚他的名字，張開他的眼皮，向他的鼻孔呵氣，捏他的耳朵，撫摸他的心窩，輕聲向他認錯，罵自己生錯眼睛不得好死，最後，甚至於自己潑泣起來……這樣那樣地用盡了辦法，還是不能弄醒他來。蝦球又發起狂來，坐起來叫道：「風調雨順！媽媽！火眼！……亞娣！你的朱義成耳環！哈哈！……丁大哥！鬧槍呀！老番鷄！老番鷄！……」亞娣把他按下去，用臉驅勁唇去貼着他的嘴唇，制止他的狂叫。

鱈魚頭又打來電話，問楊司理可有請醫生，楊答他沒有交帶，鱈魚頭就罵道：「你真累死人！這點常識都沒有？還用得着交帶？快請醫生！」楊司理一肚子氣，他叫來了一個西醫，就把亞娣推出去。

亞娣含着眼淚，一直走到城隍廟里去燒香，乞求城隍爺保佑蝦球脫災脫難，靈魂離身。並且向城隍爺求乞饒恕她對蝦球的薄倖和無禮。

醫生替蝦球注射過後，他寧靜地睡了一覺。下午，鱈魚頭打發亞喜坐「的士」來接了他回去。亞娣來看他，撲個空。她走到鱈魚頭公館打門求見，亞笑出來開門，上下打量她一番，進去又把亞喜引出來一同欣賞這個蛋家

女，最後就「嘔」一聲地把門關上了。

亞弟給亞美亞喜開門羹，她在門口咒罵她們，也咒罵鱷魚頭。亞美道：「這女人好兇啊！」亞喜有點不耐心，她跑進去問蝦球道：「喂，你的意中人亞弟來看你的病，你讓不讓她進來？你要袖來服侍我就去開門。」蝦球清醒了許多，聽說亞弟來，他又回憶起了白宮旅店痛心的一幕。他叮囑亞喜道：「不要開門給她進來！」亞喜跑出去，亞美道：「她走了。她一路罵我們是世間上最不要臉的女人呢。」兩人捺着肚子笑彎了腰。

在鱷魚頭愛惜幹部的精神影响之下，亞喜特別細心照顧蝦球，洪少奶也體念他玻璃褲帶一役的功勞，親自來問他好些沒有。並要接他的母親來看他，蝦球固執不肯。她也不再勉強。少奶看手錶已是三點十五分，就外出應茶舞之約去了。

大酒店天台的舞池狹而且長，定座的人多，座位又擺得擠，舞池越顯得狹小，人多擠擁得難以迴旋。馬專員老早用電話向胖子總管定了一桌靠壁第三個穹隆下面的座位，準時就先去等候了。三時十五分魏經理方小姐到，三時四十分洪少奶到，鱷魚頭因為要去佈置玻璃褲帶的事，四時正才到場。他們已跳了幾組樂曲的舞了。馬專員這回跳得最吃力，因為每一組音樂含有幾支不同舞步的樂曲，每曲終了，大家站在原地拍掌，沒人歸回座位，等候另一種舞步的樂曲開奏，又接着起舞。馬專員跟方小姐跳，自己領導無方，而又步法不熟，弄得頭頭大汗。他一眼看見鱷魚頭到來，才得救似的把方小姐引回座位，道歉一番。介紹寒暄一番之後，鱷魚頭就跟方小姐開翩起舞。鱷魚頭不愧是一個高明搭家，三幾句話就探出了方小姐跟魏經理的關係和魏經理這次準到的貨物數量。鱷魚頭的舞術，顯然比馬專員熟練得多。他們跳了兩圈，經就看見魏經理跟少奶的一對了。少奶對魏經理道：「你看見嗎？洪先生跟方小姐跳在一起，馬專員有機會揩汗了。」魏經理道：「跟他這種胖胖矮矮的、跳舞，大家都很吃力，是不是？」少奶笑笑不响。過了一會，少奶道：「我聽說洪先生的朋友有一批玻璃褲帶運到，託他放盤，

四十八元一打，你要不要？要吧？我這個駁腳經紀的運氣不知道好不好？」魏經理一提起生意，可不胡塗，他問道：「有多少？」少奶道：「最少五百打。」魏經理道：「喔，這麼多，怎麼銷得出去？」少奶道：「我聽洪先生說：發到馬路去叫賣，四個街邊零售小販才共分得一百打。洪先生的朋友說整批賣不出，就發給街邊小販零售，爛賬一點也不怕。」談到這里，一組音樂終結了，大家拍了掌就歸回原位，少奶介紹魏洪兩人認識，彼此客套一番。

音樂再奏，鱷魚頭起來請少奶共舞，兩人交換了情報。鱷魚頭問：「他怎麼說？」少奶道：「他說：『喔，怎麼銷得這樣多？他不說要，也不說不要。』」鱷魚頭道：「他的第一批貨有五份之一在我們的手上，他還有第二批貨，我們難不倒他。」少奶道：「那麼怎麼辦？」鱷魚頭看了看手錶；四時二十五分。他在少奶耳邊道：「我去打電話，你回去跟魏經理再談。四時五十五分鐘你出天台外邊來看看，滿街都有人叫賣我們的玻璃繡帶了。」他帶回少奶交給獨坐盤算四十八元一打繡帶價格的魏經理，說到洗手間去一轉就回來。少奶就自動提議跳舞，他們舞出去，看見馬專員方小姐的一對已經上了軌道了。

四時五十五分洪少奶出去洗手，五時正她走出天台去吸一口清新空氣。她俯身向畢打街的馬路一望，果然看見有好些小販叫賣：「新到原子玻璃繡帶！五元一條！又平又靚！」回來在桌底下碰了鱷魚頭一下，閉眼睛說道：「你好利害！果然不錯！」鱷魚頭看懂了這意思。五時三十分，天下貿易公司的一個職員匆匆跑來找魏經理，劈頭一句就說：「少了七百打！」魏經理就道歉匆匆告辭回去了，方小姐留下來，一直陪他們跳到終場。

經過這玻璃繡帶一役以後，鱷魚頭在他的「經濟戰」上連戰皆捷。蝦球病好後已斷了想念亞娣的念頭，成爲鱷魚頭的一個「人細鬼大」的助手。他沒有時間回過一次家。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他參加了幾次重要的「戰役

押運第一批汽油五十桶到萬頃沙；

接駁運出九龍飛機場士敏土五大車，最後一車「擱沙」，他僅以身免；

「鼠」得魚炮信管三千個；

騎二十五車麵粉到深圳交貨；

在新界鄉下分批廉價收購救濟包五百六十個；

.....

計算起他的功勞雖然大，可是他自己並沒發財。他的全部財產不過是一條玻璃絲帶，百來兩百塊錢鈔票而已。憑了這些錢，也許可以買個把兩個貧窮少女的歡心，但談不到什麼「斬斷窮根」，成家立業。

他知道鯉魚頭、馬專員、楊司理等人正在進行一件極端秘密的大事。他僅知道一點點消息，楊司理撈了好幾千袋米的定貨，指明日期交貨。大顧客是廣九和澳門的一些米行。這件事開始佈置時，消息封鎖得密不透風，除了馬專員、楊司理、跟鯉魚頭三個人外，沒有一個人曉得詳細。亞笑，亞喜跟蝦球三人就瞎猜一陣，有的說這件事情太危險，難保不封屋拉人，給冬瓜大的胆也不敢做；有的說這分明買明買暗怕什麼？有的說就算是明搶或暗奪吧，山高皇帝遠，底下人分得勻也就好辦了，在底下竊竊私語的緊張空氣中，雙雙出人的是鯉魚頭跟馬專員；洪少奶反而給冷在一旁了。

十五 各自分飛

一個星期又過去了。屋裏靜寂得怕人。鱷魚頭神出鬼沒，來去匆匆，跟少奶交談三兩句不關緊要的閒話，換一套衣服，打一兩回電話，就又飛去了。亞喜對蝦球道：「你看，老爺近來連聲也不望我們一眼呢。」蝦球也有同樣的感覺。三個工人閒得無聊，就在工人房里玩紙牌，少奶提不起打麻將的勁，天天獨自出去探望朋友消悶去了。

香港的夏天的天氣是很特別的，突然括一回狂風下一陣暴雨，轉眼又是風和日麗，像專給燙熱的柏油馬路洗一個澡似的。這天正是刮這樣的狂風下這樣的驟雨，蝦球趕忙去關窗，亞笑剛趁晚市買菜回來，淋了一身濕，放下菜籃去換衣服。亞喜收回少奶的衣服，獨自在少奶房里折疊放好。少奶應了魏經理的約，和幾個公司的職員吞了中飯就同去快活谷看跑馬。

在香港，變動二百萬市民聽聞的新聞是層出不窮的，鱷魚頭老洪，他今天創造了一件。他是這件震驚市民的奇案的幕後導演人之一，因為在幕後，他始終不曾成名，成名的却是那一袋袋不會講話的「米」，那些可以養活幾萬人的米吞進了少數幾個人的喉嚨里，已經有不少時日了，今天突然在喉管中間塞住，上下不得，這就是這件新聞的最精彩最緊張的地方……現在，新聞記者還不會知道詳細情形，他們要等到警署的「司爺」先生抽得出空偷偷打出一個電話，才知道一點頭緒。現在，消息靈通的鱷魚頭知道十五分鐘以後他的養生米店就要被封，雖保不同時來查封他的公館。他坐的汽車正以每小時五十哩的速率趕回去，下車後叫司機等著，他兇猛地拍門又按電鈴，駭得三個工人一齊趕出去開門。鱷魚頭的臉色是蒼白的。他衝進了他的房間，拿出一個手提皮篋，就又衝

出去。亞喜亞笑用身體塞住門口，慌張地問：「老爺！出了什麼事？」鱷魚頭一邊揩汗，一邊說道：「這不關你們的事。十分鐘後有人來封屋，你們趁早把拿得動的東西帶走吧！」亞喜亞了把來道：「少奶呢？」鱷魚頭道：「你何必就心她，她餓不死，日本鬼到香港也嚇她不死餓她不死！」說罷，丟下一百塊錢的鈔票三張給他們三個人，就衝下去坐汽車走了。

這時候，在快活谷的馬會公眾棚上，洪少奶買了五十塊錢獨贏的那頭取名叫做「東條」的馬，正用最高的速度作最後的衝刺，牠追上別的馬，少奶嬌聲緊張地喊：「東條！東條！乖乖，乖乖；好呀！」東條果然跑了第一。

鱷魚頭的汽車比馬跑得更快，他在中途換了幾次汽車，兜了幾個圈子，最後他下了亞梯的艇，叫九叔把艇依着省港內河航道划去。在輪里，他把他身上兩桿左輪手槍連子彈皮帶解下來，官長地嘆了一口氣。

蝦球一手提了從儲藏室拿出來的手提留聲機，三番幾次催手脚慌亂的亞喜亞笑走，她們不聽，他就獨自走出來，可是，已經遲了。

馬路上駛到大小警車各一輛，警探跳下來包圍這座住宅。蝦球一踏出門口，就給一個警察抓到，即刻扣上手鐐，警察走一步，他就得退一步，這無情的手鐐，把他跟警察連結在一起，不說逃走，連跳樓自殺的可能也沒有。警察們帶他進去搜尋鱷魚頭的蹤跡，最後又把他推上警車，帶回警署去。

蝦球從此就失掉自由了。

「鼠」了幾千袋米，幾百桶汽油，才使爆無數次貨倉，揩公家和私人無量的油的那些好漢們却逃走了。

蝦球進了赤柱監獄，跟他一同進去的有幾十名童犯，他們一律換上成人穿的寬大號衣，住成人監倉，因為專為童犯而建築的監獄還沒有落成。在他的名字底下的犯罪紀錄是這樣的：

「偷竊手提旅行留聲機。身懷不明來歷鈔票三百元。」

監獄外面的世界，王狗仔補了他的缺。他期滿出獄了。他第一個去看的人是六姑。六姑景況日非，由尾房遷出了冷巷的床位，生意冷落而又疾病纏身。王狗仔看見這種情形，心冷了半截，坐了半點鐘，搖搖頭，獨自開門出去，永不再上門來了。

王狗仔回到尖沙咀地區向他的「一哥」報到，這位「一哥」是那里四大天王之一，已經五六十歲了，躺在床上有人送錢給他用。他指派王狗仔在九龍倉碼頭一帶動，指揮那些小扒手去摸金山的南洋的外江佬湖南頭……的荷包。他們在火車站九龍倉碼頭一帶鑿鑿辨色，像打獵似的追蹤他們的目的物。有時候騙利的話，一出鬧門就得手了；有時候跟蹤了幾小時甚至幾天才有機會下手。得手之後，在十二小時過後就按該地區伙計的歷史輩級分派，不出頭出面的人分得多，直接動手的人反而分得最少。至於那些不入行的「冇刀人物」，也依「見者有份」「知者有分」的例，酌量孝敬多少。這些人的錢來得易，也花得快。就算一萬幾千元美金，三四天就花得乾乾淨淨了。像蝦球這樣大，甚至比他還年輕一四歲的一群孩子，就是王狗仔的部下。而王狗仔的同級輩的同事們，又各自帶領他們的部下，在同一的地區分別活動。他們即使偶然有幾次小衝突，並沒有妨礙他們「同撈同食」的團結。

三個月之後，蝦球給放出來了。他在牢里做了三個月工的散工，慈悲的監牢還交付給他三十塊錢工錢，出獄時交給他拿去做本錢自尋生路。有一位好心腸的先生還寫給他一封介紹信，叫他到舊市場附近的什麼兒童福利會主辦的什麼兒童俱樂部去見一位先生，說那裏有麵包發、有書讀、有球玩、有故事聽，蝦球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樣一個兒童的天堂樂園。他念念不忘那個對他有一飯之恩的妓女六姑，他在監牢里同囚犯們談起世間上的好人，六姑也算是一個。他一出獄，就去找她。

十六 難友的慰藉

六姑睡在床上不能起來，她看見蝦球，像見了自己親弟弟一樣高興。她聽說蝦球正從獄中出來，一出來就來探她，她感激得流淚了。她看見蝦球長大了許多，原來他在獄中度過了她的十七歲生辰。蝦球問道：「六姑你病了多久了？」六姑道：「我從做生意的一個月就病到現在，一年多了，最近才嚴重到不能起床。」蝦球道：「不叫醫生來看？」六姑道：「何必請醫生？我自己久病成名醫了。」蝦球道：「吃藥嗎？」六姑道：「打針吃藥都沒有用，除非不幹這種生意。」蝦球道：「那末就不幹吧！」六姑快樂地笑起來了。她撇開不談自己，問蝦球道：「你怎樣打算？你也不幹吧！」蝦球問：「我不幹什麼？」六姑道：「不幹那些偷雞摸狗的勾當呀。」蝦球想了一想，他不知道應該幹什麼和能夠幹什麼。六姑道：「回家照舊賣麵包吧！」蝦球搖搖頭道：「不發達，就永不回家。」六姑道：「等你發達，你媽媽進棺材了。」蝦球默然。但他還是不想回去。六姑道：「你認得什麼朋友嗎？我是說好朋友，不是說王狗仔那一類壞蛋。」蝦球道：「王狗仔怎樣了？」六姑道：「他出獄後到過這里一次，就不再來了，那個沒心肝的傢伙！」蝦球道：「你說好人？我認得的好人就是你，你招呼過我吃飯，但我還沒答報過你呢。」六姑道：「唉呀，蝦球，你真會說話，叫人開心也算得是什麼好人？」蝦球道：「還有一個，也是好人，他住在新界青風圩。」六姑道：「鱸魚頭老洪是不是？」蝦球道：「他也算是好人？我可不會想到過。他逃走時老婆也不要，我們也不理呢！」六姑歎道：「俗語道：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蝦球，你也經驗了不少風雨了呢，聽你說話，一付大人的口氣！」聽到這樣的贊美，蝦球也笑了。他說道：「六姑，我來看你，我想送你二十塊錢買東西吃。我身上還有十塊錢作零用，我想去春風圩看一看那個自衛隊了大哥，然後

的都有。廣東、廣西、上海、南洋各處都有。講客家話的女人佔了一半」。蝦球道：「大學生？他們比我大不了多少歲呵。瞎，那個女的我看最多十九歲。」吃完了一斤香蕉，他才弄清楚：這一群幸福的青年學生，比他高了四級，他自己的一級是初小。他不會從高小、初中、高中跨進大學，不知怎的一來，却踏錯了方向，走到街頭，匪窟、監獄……去了。而現在，他來到了這個汽車路口，一輛巴士又把他載回尖沙咀。

他遠遠開王狗仔的引誘，拿了在獄中得到的一封介紹信。跑去見兒童俱樂部的一位先生。他一直等到下午七點一刻才看到一位新會口音的導師。那位導師問了他幾句話後，說道：「好，你在後天下午七時就到這裏來玩。跟大家一齊玩，一齊唱歌，一齊打球，一齊聽講，一齊吃東西，都不要出一個錢。我姓劉，你叫我劉先生就行。」說罷伸手去摸他的衣袋褲頭，又說道：「很好，你沒有帶小刀，我們這裏不准帶利器，不准打架，知道嗎？」蝦球道：「知道。我晚上可以在這裡睡覺嗎？」劉導師道：「我們這裡不設寄宿。這裏是晚上工餘同樂的地方。白天你還得找工做呵。我們這裡有擦鞋童子，賣報童子，搗山揸片童子，洗衣服童子……呵，多得很，行行都有。蝦球，你跟我上樓來看你的同學們。」

十七 人間「天堂」

蝦球的「同學」們在樓上打乒乓球、下軍棋、翻圖畫、有的哼着歌曲，有的翻着筋斗，劉導師一上來，他們就停止了。蝦球大概一算，約模四五十個人，比他小的有，比他大的也有。牆壁上滿是掛圖，黑板上釘着一首白紙寫的新兒童歌。蝦球心裏暗自安慰自己：這大概是我們的大學了。

劉導師拿起他的指揮鞭走到黑板面前，對衆兒童們說道：「來！我們繼續練習這首新兒童歌！在沒有唱歌之

前，我介紹一位新朋友給大家認識。——蝦球，你上前來！」蝦球怯生生地走過去，劉導師把他轉過來面向衆人道：「他的名字叫做蝦球！歡迎我們的新朋友！大家拍掌！」於是衆兒童們就拍起掌來。蝦球很不舒服地走下來，心裏：你打我一巴掌我還好受些。他習慣了給人打耳光，在他們世界裡，只有打人耳光或者給人打耳光，這種拍掌歡迎的禮貌是沒有的。開始唱歌了，他跟不上去。並不是這首歌很難唱，而是他的心思很騷亂。他唱不下去。他沒有工作，他的肚子餓，他今晚不知宿在何處，他有一個不忍回去看一面的媽媽，他有一個癡家女朋友，不知道泊在那個碼頭，他有一些獄中的同難不知生死……這些就足夠擾亂他的心思了。那個劉導師當然不懂得這些，他只管張開他的喉嚨唱道：「新兒童！新兒童！我們是中國明天的主人翁！……」下面的一群孩子就跟蕭唱：「新兒童！新兒童！我們是中國明天的主人翁！」

在蝦球旁邊有一個破了衣袖約莫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拉拉蝦球的袖子，映映眼睛小聲道：「等下領了麵包我們鬆人！」蝦球望了他一眼，小聲問道：「你想到那裡去？你今晚有睡的地方嗎？」那孩子道：「到尖沙嘴去。騎樓底有許多地方睡。」蝦球道：「九點鐘才去好不好？今天我初來，要守規矩。你叫乜名？」那孩子道：「我叫牛仔。」劉導師拍拍他的指揮鞭喝道：「誰在講話？唱歌時不准講話！」

唱完歌，衆人分食麵包，每人兩塊，還有一點果醬。蝦球兩口就吃完了。這兩塊麵包嚙進肚子裡去，算是吃了東西，胃口如果不再苛求吃飽，那是再好不過的事。可是，蝦球不但不飽，而且更餓了。下一節是自由遊戲，蝦球終於跟那個比他小兩三歲的牛仔「鬆」了出來。蝦球帶牛仔到九龍倉背後一檔他吃過飯的熟食檔，請牛仔吃了一頓豐富的飯菜。牛仔感激之餘，提議跟他結拜做兄弟，拜蝦球做「哥哥」，蝦球笑問牛仔的經歷，他自稱雙親亡故，曾上羅浮山上去學劍，和尚不肯教，後來就來香港做扒手，打荷包百無一失。蝦球哈哈大笑起來。他也自誇他的一番戰績。後來提到進過赤柱監獄，牛仔好像當作光榮記錄似的甘拜下風了。這兩個結拜兄弟，在尖沙

喫馬頭的坐椅，相倚靠了一夜。

蝦球牛仔兩個難兄難弟在馬路上浪蕩了幾天，他們忘記了那個「兒童樂園」的俱樂部，等到蝦球身上的錢花得精光，他們突然又想起它來了。爲了兩塊麵包，他們又去一次，去接受「德智體群美」五育的薰陶。這次是劉導師講道理的一課，他講的題目叫「有恆」。把有恆如何爲成功之本的道理發揮了一番，照帶着蝦球牛仔兩人沒有恆心。蝦球心不在焉地胡思亂想，牛仔確一確他道：「劉先生罵我們兩個人呢！」蝦球才留心聽下去。劉導師道：「……牛頓這個大科學家是什麼出身的？還不是跟你們一樣苦學出身？他還不是賣過報紙？……可見一個人做事情一定要有恆心，成功無難事，只怕心不專。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只要你們肯專心有恆，由擦鞋到開鞋店，由賣報到開報館，並不是難事！……」講到這里，牛仔對蝦球道：「我這一行做得好，可以開銀行，你說我能開銀行嗎？」蝦球忍着笑。劉導師繼續說道：「今天在街上叫賣麵包，將來開麵粉工廠做了麵粉大王，也毫不稀奇。……」蝦球聽到這里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牛仔也跟着笑道，他自己這個小扒手竟敢想到要開銀行，蝦球却笑他的麵包生意失敗得太慘，而先生講的又成功得太容易。劉導師聽見他們笑，氣惱了，他喝道：「你們兩個壞蛋站起來！你們笑什麼？你們是來搗蛋的！你們是來騙食的！我們不能容許有藐視先生的人在這裡胡鬧！今天不准吃東西！一直等到你們真心悔過！」

這一對難兄難弟在禁人之前站着受罰，動也不動一下。這樣的懲罰，在蝦球身上說，是他所受過的種種懲罰之中最輕的一種了。可是，他對於這種最輕的懲罰，反而感到最大的傷心，最大的失望。他的心靈上的樂園，他的大學，整個兒倒塌在他的眼前。在他的世界里，樂園與天堂是沒有的。他像是一個舟待救的人，久久泳在海中，身疲力倦，遠遠看見一塊木板，以爲可以把自己的身心浮托着不至沉淪；泳過去却是一片荷葉，浮他不起來。他碰碰牛仔的肩頭道：「我們走吧！不吃這塊麵包了。」牛仔早就想走了，綁蝦球一提，他就一馬當先，大步

走了出去，蝦球跟在後頭。

怎麼游呢？人是不容易「餓」死的，這句話在蝦球心裏一閃。他想起了那個重病得快死去的妓女，她當然對他們愛莫能助，但她的話始終對蝦球是一種鼓勵，狗他又掙扎上前了。

他加進了王狗仔的扒手集團。又領了王狗仔五塊錢，兩兄弟飽餐了一頓，把他們的身體和「技術」整個賣給王狗仔了。

十八 馬路絕技

一艘三萬餘噸的「熊貓」號大郵船在晨光照耀中緩緩靠泊尖沙咀九龍第一號碼頭。輪船上二百多個金山乘客的心，和接客的親友們的心，和大小扒手們的心同樣的緊張。實倉關門口，碼頭上，海面上，和輪船艙面上，但見人頭輻動，毡帽子帽搖曳揮舞。尖沙咀一帶的「神手」們，幾乎傾巢而出，找尋表演他們絕技的機會。他們夾在歡迎的群眾中，等待財神的光臨。

蝦球牛仔兩人跟在王狗仔的後尾，四處穿捕。牛仔略施小技，在一個接客者的身上，竊了一只錢錶，傳給蝦球，蝦球又傳給王狗仔。三人捱開得勝，十分高興。

輪船泊定了許久，乘客陸續上岸，多數都走了年紀的老頭子，但却個個都長得神高神大，十分偉梧。除了一些西人夫婦之外，多數都是旅美十年以上的金山伯，現在旋歸故里了。他們每人都提着一兩件隨身攜帶的行李走出關門來，其餘存輪行李，次早來到行李倉來認取。一出了關門，有親友的就給親友迎接去了，無人接的就各自去開旅店。

王狗仔暗示他的部下們，分頭尾隨金山伯們，相機行動，蝦球和牛仔同一隊，他們選定了一個面目黧黑，身材高大，約摸六十歲左右的金山伯，就搶前去奪他兩手提着的手提皮篋。另一隊的兩個孩子也想來爭取提行李，給王狗仔上前排阻攔了。牛仔乘機碰了一下這老人的西裝褲後袋，搖頭表示無望。於是他們就跟了這個金山伯踏上過海輪渡，一直遙送他過海登岸，又尾隨他走上陸海通大旅店去。王狗仔給了蝦球牛仔每人五塊錢每人一包派力香烟，叫他們輪流看守旅店門口，等到能出來吃飯，再伺機動手。他自己又去指揮其他的部下去監視別的財神。寄寓陸海通的有七八個金山伯，他們進了旅店兩個鐘頭之後，分兩批出來吃飯。蝦球看準了他的財神，分別步移跟着他，一路走入電車路，金山伯們舉着遲緩的步子，東張西望，個個眉飛色舞，心想現在已經踏進故鄉的門口邊了。牛仔手上捧着一疊報紙，向那位金山伯迎面走來，叫道：「華僑報！工商報！先生買一份出爐新聞時！」金山伯俯首看着報紙的圖片，牛仔就抬高手用報紙遮了他的眼睛，另一隻手就摸進他的絨大衣內袋去，兩邊一摸，他就挾出了一本小日記冊，在旁邊的蝦球接過來跑開去一看，原來毫無用處。牛仔跑過來時，蝦球交帶他道：「即刻放回原來的口袋裏！不要打草驚蛇。」神手牛仔，轉一個灣，朝金山伯側面橫過去，那日記本就放回原來的口袋裏去了。

四個金山伯進大同酒家去吃飯。牛仔蝦球兩人一個借售報爲名，一個用五塊錢作押借用了一具擦皮鞋工具上樓去，金山伯在女招待的殷勤招呼下，喝起中國五加皮酒來了。王狗仔也指揮其他的神手佈置在左右一帶，張天下羅地網，預備一網下他們的美鈔。下午兩點鐘光景，這幾個金山伯醉醺醺的輕飄飄地走出門口來。在那位黑臉金山伯還沒有過馬路之前，蝦球就走過去碰掉他手臂上掛着的大衣，他彎腰去檢拾大衣時，神手牛仔已把他西裝內袋一包封固的大信封摸出來了。這個大信封裝即刻連同掩護的報紙，一同飛傳給王狗仔，王狗仔一個箭步，已踏上了電車，電車在環繞一個圈向首箕灣回駛，王狗仔在環繞市站下車，走進公共廁所去解大便。

王狗仔走出公共廁所的時候，容光煥發，嘴角含笑，他叫了一輛「的士」，向跑馬地飛駛，無目的地兜了一回風，然後就停在灣景酒店的門口，進去開了一個房間，就把房門關上，一直到燈光照耀的晚上，才返回尖沙咀來去看那個睡在床上抽煙的一哥。

蝦球牛仔兩人無心欣賞同伴表演絕技，他們即刻趕回尖沙咀來，等了許久許久，還不見王狗仔回來。他們去見最高級的一哥，一時說沒回來，一時又說出去了。直到深夜十一時，王狗仔才叫人把他們喊去銀漢大酒家參加慶功譚。在席上不得講起這件事，大家唯有一致拚命吃菜，拚命喝酒猜拳。王狗仔一大杯一大杯地來和蝦球牛仔兩人乾杯。並在他兩人的口袋裏，每人塞下一百塊錢，牛仔高興得跳起來，蝦球也十分歡喜，覺得王狗仔到底比鱷魚頭更能體貼部下。蝦球天天陪着他們花天酒地，既餒且醉，一連胡鬧了一個多星期，錢也花得差不多精光了，第二艘美國輪船又靠岸，他們出動並沒有大成績，跟蹤了一個金山伯三天之久，始終無從下手，只得廢然而返。第三次輪船靠岸時，蝦球就厭倦了這種生活。一來因為王狗仔他們總不肯宣佈得到款項的正確的數目；二來他覺得這種勾當太過殘忍，假如偷竊來的是別人一生積蓄下來的血汗錢，不是比殺死這人還更殘忍嗎？他對他的結拜兄弟牛仔說道：「兄弟，我不願幹這樣的勾當了。」牛仔道：「爲什麼？」蝦球道：「太殘忍了！」這是一句大人才會說的話，牛仔還不十分透徹地懂得，他望着他的大哥的神色，就說道：「那末這回你歇一歇。王狗仔問起，我就說說你病了。」蝦球摸摸他的口袋，暗自算一算，還剩下八十多塊錢。他忽然想起他的媽媽一天從早到晚搖紗才拿到一塊多錢，那麼把這幾十塊錢送回去，可以叫她老人家休息一個月不必辛苦勞作了。

他懷着一顆倦鳥知還的心，踏上了回紅灘去的路途。

十九 跨過獅子山的山腰

蝦球腳步輕輕地踏上樓。他的心跳動得好利害。他想起六姑的一句話：「等你發達，你媽媽進棺材了！」他家不會這樣快死掉吧？他站在最後一級樓梯上，他沒有勇氣拍門。他靜靜地側耳傾聽裡面的人聲。

包祖婆二聲的熟悉的聲音在動盪蝦球的耳鼓，她對他媽媽說道：「大阿母，多謝你的火眼呀！你自己捨不得吃，還留給我們這樣多！」他媽媽答道：「我本來留下等蝦球回來吃的呀！天曉得他何月何年才回來呢？現在，趁——」蝦球不由自主地在門外大聲喊：「媽媽——跟着就高興而兇猛地敲門。他媽媽，這五十多歲給長年勞動煎得臉色蒼黃的老人，她不相信她的耳朵。再靜聽時，門外果然是喊：「媽媽！」那的確是她日夜思念的兒子的聲音，她匆匆走過來開門了。

「媽，我回來了！」

「記掛得你好苦啲！」

錢在他媽媽手上，作爲重逢的見面禮。他媽媽把他拉到尾房自己的房間來，一屋人用興奮的，一直目送他們走向房間去。

家在她兒子的耳邊輕輕說道：「你爸爸回來！」蝦球非常驚喜，急急問道：「真的嗎？爸爸媽媽道：「你曉得，我常常到台山旅店去打聽他的消息，託人寫了不知多少封信，他都收到。——」蝦球道：「這就好了。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大家都沒死，現在只差哥哥還沒消息——」怎麼，白天關上房門幹什麼？」他媽媽道：「蝦球，你還不曉得，你爸

爸一回來就病倒了，公醫局的醫生說他神經錯亂，發了神經病。剛子打了針，他睡醒了。唉，沒有錢也吧，病倒也吧，總算自己把骨頭親自帶回家來了。你想想看，你爸去金山三十年，中間回來過一次就養你了，他還沒有等到看你出世呢！打這幾年仗，我們到處走難，他還當我們死光了呢。唉，蝦球，你進去喊他一聲爸爸吧！」說罷她就輕輕拉開房門，同蝦球走進房間去。

一個六十多歲的面孔黑黢黢的老人靜靜地躺在床上。閉着眼睛，高隆的額骨，一付死一樣的絕望的神色……

蝦球「唉呀！」一聲驚呼起來，幾乎仆倒在地上。他撻出雙手，扶住床沿，支持住自己的身體。他再一再二再三地辨認他的爸爸的面孔：一點也不錯，就是他十多天前在大同酒家門口碰掉他的大衣的那個金山伯！那就是他自己的爸爸！天啊！

他伸手去按摸這老人的額角，老人張開無神的眼睛望一眼他，又闔上眼。他用瘦梗的聲音喚一聲「爸爸！」老人又張開他的眼睛，望他一眼，他那雙無神的眼睛不認得他是誰，又闔上去了。

蝦球媽媽在蝦球膝邊道：「醫生才替爸爸打過針。你肚餓了吧？我弄飯菜來給你吃。你送到家來的火腿，我一直留到今天。才蒸了一點，又送了一點給同居的人，一說罷就走出房間進廚房去了。」

老人在床上揉動他的厚嘴唇喃喃自語：「三十年血汗，三十年血汗，三十年血汗……每一句話似係一把尖利的刺。刺進蝦球的心窩。蝦球臉紅極了，他用手蒙住老人的嘴唇。可是一開放手，老人又「三十年血汗，三十年血汗……」像咒咒似的念出來，聲音微弱，但在蝦球聽來就像巨雷的聲響一樣震裂他心胸，他搖搖幌幌地出了房門，走到廚房，告訴他媽媽道：「媽，我出去一會。」他媽媽道：「我把火腿蒸在飯面上，飯就快熟了，不要走呀！」他還是照舊那句話：「媽，我出去一會。」他就摸下樓，走在馬路上了。

他讓一雙腳作主，帶着他走。他的腦海裡好像想得很多很多，又好像什麼都沒有想到。

他走到尖沙嘴碼頭，倚在那岸邊的鐵欄杆上，拾起他那一雙無所不見又好像什麼都見不到的眼睛，望廣闊面，深沈的，痛苦的神色，烙印在他的臉上。

一艘大輪船船身的油漆，已經給風雨剝得斑駁退色了，工匠們又吊下踏板。從新油漆粉刷新。秋天的白雲，飄浮在太平山的頂上；前浪逐後浪的海水，在他的腳下打着有節奏的拍子；海鷗自由地飛翔，濺濺清水上的小魚……大自然的風物給了這十七歲的孩子心靈一種怎樣的啓示呢？……他爸爸在加利福尼亞省農地辛勤勞苦積蓄了三十年的血汗錢，給他碰了一下，就完蛋了。牛仔竊取，或者他親手竊取，或者是別的扒手竊取，還不是一樣？損失的老人還不是一樣會瘋狂？……一隻水鳥攫啄了一尾小魚飛在半空中，蝦球就幻想這尾小魚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爸爸。他一唉呀一一聲驚叫起來，沁出了一顆的汗水。……

他天都在這裏姑立好幾個鐘頭，他總是逃避懲罰躲避出他的家。有一天他的結拜兄弟牛仔尋到他，知道他傷心痛苦的原因，他就逕去找王狗仔和牛仔，說明這種情形，王狗仔叫了蝦球去，說「憑良心」，給了蝦球帶回五百塊錢港幣，那數目恰好是他爸爸損失的百分之一。得到這筆小款，他爸爸的神經病依然沒有醫好。

蝦球每天在外面浪蕩不回去過夜。他晚上就和牛仔一起睡在人家的樓梯腳下。白天像「撞暈雞」一樣，毫無目的地到處亂跑。他受了這番大的打擊以後，心靈受得太重，一時不易復元。牛仔天天陪著這個心神彷彿無精打采的結拜兄弟，也感染了蝦球的痛苦，心裡懷恨著王狗仔的無情。又懊悔他自己親自動手竊取蝦球爸爸的錢，難過得使勁咬着他的小嘴唇，竟咬出血來了。

他們走到紅磡船塢的附近，看見架空的煤斗，來來往往地輪運煤炭，兩人駐足看了一刻。牛仔指著站在柱架上解煤斗鈎的人對蝦球說道：「蝦球哥，你看！這個傢伙的工多容易做！找也會。」蝦球不響。過了一會，牛仔又道：「蝦球哥，你想做工嗎？這里晚上有一個工人市場，有很多鄉下人出來應市。」蝦球大聲答道：「不做！」

「牛仔知道蝦球不高興，就不再作聲了。」

他們又往前走，已過土瓜環，向九龍城方向走去。蝦球望着龍城背後的那座獅子山，山頂的形勢好像一顆俯伏着的獅子，蝦球問牛仔道：「牛仔，你知道前面那廟是什麼山？」牛仔道：「不知道。」蝦球道：「是獅子山。」牛仔道：「我上土瓜環，聽備頭在香港時，我由山去過新界，再走不遠就到中國地了。」牛仔問：「你走到過中國地界嗎？」蝦球道：「沒有。我曾到過沙田。但現在我回中國去。」蝦球當時聽得很認真，牛仔望着他，又舉望那座獅子山，他也在心里打他自己的主意。他扯下那顆球的手道：「蝦球，你的嗎？」牛仔道：「會一個人偷偷走掉不帶我去嗎？」蝦球道：「你也去？」牛仔道：「不跟你；你叫我跟王樹仔一世嗎？」牛仔道：「但我們沒有錢了，我的錢給了媽媽，你的又賠輸了。兩個人捱餓走路，不好。」牛仔道：「你不肯回去送你媽媽兩三十元做路費嗎？」蝦球道：「牛仔，你出的好主意。你下次再提一個偷字，我就踢你的屁股！」牛仔還扭皮笑道：「肚子餓，不偷吃什麼？」蝦球站定怒目望着牛仔，飛起一隻右腿，向牛仔屁股踢了一腳，大罵道：「我不要你這個小流氓跟我回中國去！你以為我回去還是做扒手麼？」牛仔看見他這番哥哥這一番認真的樣子，就低下頭不再說了。

他們走到宋皇台畔，肚子已經很餓了。蝦球望見右側山邊有一座竹棚蓋搭的樓子，門口掛着一塊「施飯站」的招牌，他叫道：「牛仔！那是施飯站，去看看開飯沒有？」牛仔跑進去一看，里面擠滿了衣衫襤褸的婦人小孩們，有的坐在地上吃飯，有的正在列隊等候分菜飯。牛仔跑出來告訴蝦球道：「我們來得正好！飯還熱呢。」兩人走進去，門口內邊有一個坐在桌子前填寫表格的西裝中年人，他抬頭看見他們，問道：「你們幹什麼？」蝦球大聲答道：「來吃飯！」那人問：「飯票在那裏？」牛仔答：「我們剛來到，那會有飯票，先生你發給我們兩張吧！」那人問蝦球：「你多少歲？」蝦球答：「十七！」那人向他們一揮手，說道：「出去！十五歲以下才有資

格在這里吃飯。」說罷又低頭填他的表格。牛仔還想跟他吵，蝦球一把拉他出來，含着滿腔的忿懣道：「我們走！」

走到九龍城，他們兩人翻開了所有的口袋，翻出了七八張角票，通通拿去買了麵包。蝦球鄙重對牛仔道：「我不再留在香港現世了，我即刻就製走回中國去，你還不跟我來？」牛仔道：「只怕你不帶我，一蝦球道：「你咬手指發聲！」牛仔真的放一隻食指在牙床上想咬出血來，蝦球止住他道：「牛仔，得了！」兩人友愛地望了一眼，就朝獅子山走去。牛仔曾經一個人走上羅浮山去學劍，現在蝦球懷着類似這般的心情，走回祖國去。他喜愛「大哥」手上的那枝步槍：可以射水鴨，也可以打強盜。他在心里體算：我一定要找到了大哥，跟他學放槍。他是一個好人，他一定不討厭小孩子的吧？牛仔呢，他也不開蝦球究竟要到那里去，總之，見路就走。他走路從來就是這樣的，他一個人無牽無掛，在這世界上，除了這跟前的結拜哥哥蝦球外，他再沒有第二個親人了。走着走着，太陽當中的時候他們走到山腰，太陽斜下的時候他們翻越過山背去了。

這本題名「春風秋雨」的小冊子，是長篇「蝦球傳」的第一部；因為在內容上和結構的形式上它都可以獨立，就讓它先行刊出來跟讀者見面了。繼續下去還有第二部「白雲珠海」，第三部「山長水遠」和第四部「日月爭光」。

所有上述這些篇章，都是無數小人物的小故事組織成功的。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中，我們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然而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時代中所親歷的故事都是多姿多彩的，有血有淚的；如果讀者給書中的故事所吸引，甚至於感動，我想，大概是讀者在溫讀自己或親友們的故事的緣故。

有一位音樂天才橫溢年紀輕輕的小朋友黃曉莊君，前年從高空墜機像一顆殞星似的毀滅了；如果他今天還活著，將會是「楊子江進行曲」的製作者吧？一位讀者曾坤君來信叫作者不要讓書中的主人蝦球自殺，這一番好意，我完全理解並且非常感謝。

聽說廣州路屍掩埋隊的隊員們，快要輪到別人掩埋他們了，原因是經年的苦重工作，叫他們身心都支持不下去了。如果有人為着消滅這種現象的根苗而甘願捐棄了自己的生命，那麼就讓他們勇敢地去吧。我們無須憂愁，獻出生命的人，將獲得生命。

這樣想，則不管你、我或小說中的蝦球，都可以死；但絕不自殺。

三版題記

在這樣狹小的區域，在這短短的幾個月內，這本小說能有付印三版的機會，一面覺得喜慰，一面也感到惶恐。

寫長篇小說，還是初次經驗。直到今天，整部小說纔剛完成了一半。在這些日子當中，我除了接到一些諛與未識的朋友的來信鼓舞和提出各種各樣的意見外，我還有機會聽取一間專門學院、五間中學、一間小學和一個社團的讀者們提出的集體意見，對於這些好意，我已再三的致謝，並且也踴躍接納了不少建議。我喜慰的是我得到了許多神交的和面晤的朋友，我惶恐的是這部小說的每一行描寫每一句話都有無數關切的眼睛在盯着，監督着。

我從群眾中抽取了一些事實和人物來構成我的小說，而又從群眾中接納了一些批評和建議；可以說，這小說已經成爲集體創作的作品了。讀者在批准這部小說時，無疑也同時在追認自己提出而被容納在里面的意見。我將繼續遵循這條和衆多的讀者相結合的創作的道路。

